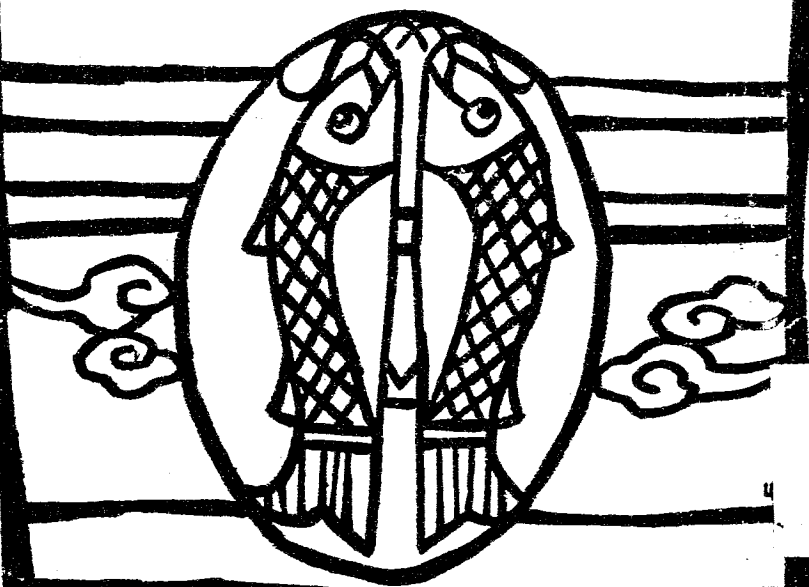


北方文叢

我的兩家房東

康濯著



海 洋 書 屋 刊 行

857

668





857-63
668-7



第三輯

我的兩家房東

康濯著



3 0528 5199 9

1947

海洋書屋刊行



目次

我的兩家房東	一
初春	三
災難的明天	四

我的兩家房東

明天，我要從下莊搬到上莊去。今天去上莊看房子，分配給我的那間靠上莊村西大道，房東老頭子叫陳永年。回到下莊，舊房東拴柱問了問我看房子的情形，就說明天要送我去，我沒有答應他：

「我行李不多！你個幹部，挺忙；冬學又剛開頭，別誤了你的工作！」
他也沒有答應我；他說：

「五幾里地嘛！明啦我趕集去，又順道。冬學動員得也不差甚了，不碍事。」

第二天，我到底扭不過拴柱的一片心。他把我的行李放在他牲口上，吆着驢，我們就順着河槽走了。

這天，是個初冬好天氣，日頭挺暖和，河槽裏結了一層薄冰的小河，有些地方冰化了，河水輕輕流着，聲音像敲小銅鑼。道上，趕集去的人不多不少，他們都趕到前面去了，我跟拴柱走得很慢：邊走邊談，拴柱連牲口也不管了；他那小毛驢也很懂事，在我們前面慢慢走着，有時候停下來，伸着鼻子嗅嗅道上別的牲口拉的糞蛋蛋，或者把嘴伸向地邊，啃一兩根枯草，並且，有時候牠還側過身子朝我們望望，彷彿是等我們似的，等到拴柱吆喝一聲，牠才急顛顛地快走幾步，於是又很老實地慢慢走了。

拴柱跟我談得最多的，是他的學習。他說，我搬了家，他實在不樂意哩！

「往後，學習可真是沒法鬧騰啦！再往那兒尋你這樣的先生啊？」

「學習，主要的還是靠自己個嘛！再說，這會你也不賴了，能自己個捉摸了！」

於是，他又說，往後他還要短不了上我那裏去，叫我別忘了他，還得像以前那功夫一樣教他；他並且又說開了：於今他看晉察冀日報還看不下，就又囑託我：

「可別忘了啊老康！買個小字典……呃，結記着呀！」

「可不會忘。」

「唉！要有個字典，多好啊！」他自己個感嘆起來；並且拍了拍我的肩膀，停下來望我

一眼。他們這一灣子的青年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從區青救會主任那裏見到過一本袖珍小字典，又經過區青救主任的解說，往後就差不多逢是學習積極份子，一談起識字學習甚麼的，就都希望着買個字典。可是，敵人封鎖了我們，我爲他們到處打聽過，怎麼也買不到，連好多機關裏也找不到一本舊的；和我一個機關工作的同志，倒都有過字典，却不是早就送給了農村出身的幹部，便是反「掃蕩」中弄丟了。……

走在我們前面的小毛驢，迎面碰上了一條叫驢，牠兩個想要靠近親密一下，就不三不四地擠碰起來；那個叫驢被主人往旁邊拉開，就伸着頸子「喔喔……」嗥叫。拴柱跑上去拉開了牲口，我們又往前走。好大一會我們都沒說什麼；忽然，拴柱獨自個「吃吃」笑了聲，臉往我肩膀頭上靠了靠，眯着眼問我：

「老康，你真的還沒有對象麼？」

「我……我……我什麼時候騙過你？」我領會了他的話，不自覺的臉上一陣熱，就很快地說：「我捉摸你可準有了吧？」

「沒，沒，可沒哩！」他的臉「刷」地紅了，忙向旁邊避開我，低下腦瓜子笑了笑，就機伶地咳嗽他那牲口去了。這時候我才忽然注意上他；原來他今天穿了新棉襖，破棉褲脫下

了，換了條夾褲，小腿上整整齊齊綁了裹腿，百團大戰時他配合隊伍上前綫得的一根皮帶，也繫在腰上，頭上還包了塊新的白毛巾。沒有什麼大事，他怎麼打扮起來了啊？他比我還大一歲，今年二十二了哩！照鄉村的習慣，也該着是娶媳婦的年歲了啊！莫非他真有什麼對象，今個要去約會麼？我胡亂地閃出這些想法，就跑上去抓住他的肩膀：

「拴柱，你可是準有了對象吧？可不能騙……」

「沒，沒，可沒哩！」他臉上血紅，忙把手上的鞭子「拍」地掣打了一下，牲口跑走了，他才支支吾吾地說：「快……快……呃，眼看到啦，緊走兩步吧！」

真個！不大會，進上莊村了，我就忙着收拾房子。我從陳永年家院裏出來，上牲口上取行李的時候，不知道爲什麼，拴柱忽然那麼扭扭妮妮：他又要給我把行李扛進去，又不動手，等我動手的時候，他却又擠上來幫我扛；他好像捉摸着是不是要進這個院子似的，還往院裏偷望了兩眼，最後倒還是幫我把行李扛進去了。

房東老太太嚷着：『來了麼？』就顛着小腳進了屋子，手裏拿了把條帚，一骨碌爬上炕，跪着給我掃炕；房東小孩靠門邊怯生生地往屋裏望了兩眼，一下就發現了我椅背上拴着的大紅洋瓷茶缸，就跳進來，望我一眼，我一笑，他就大胆地摸弄那茶缸去了。我跟拴柱都

抽起了一鍋旱煙，只見拴柱好像周身不靈活不舒展了，把剛抽了兩口的煙拍掉，一會又取下頭巾擦擦汗，一會叫我一聲，却又沒話。……我無意地回眼一望，才發覺門口站了兩個青年婦女。

那靠門外站的一個，是我昨天見了的，見我望她，就半低了頭，扯扯衣角，對我輕聲說了句：「搬來了呀？」靠門裏的一個，年歲大些，望我笑笑，還扞着她的鞋底。我又望望拴柱，他把頭巾往肩上一搭，說：

「我……我走……」

「你送他來的麼？」

我還沒開口哩！却有誰問拴柱了：是靠門外站着的那個婦女。這會，她把門裏那們往裏擠了擠，也靠進門裏來了。

「我……我趕集去，順道給同志把行李捎來的！」

「你們認識麼？」他兩個誰也沒回答我，都笑了笑，拴柱又取下毛巾擦汗。那個小孩，這會才轉過身來說：

「他是下莊青救會主任，我知道！姐姐你說是不？」

「是就是唄！」那個拈底子的婦女隨便說了一句。

老太太掃炕掃完了，翻身下地，拍打着自己的上衣，跟我撩了兩句，就問開拴柱：「你是下莊的麼？下莊那一家呀？是你送這位同志來的麼？……」

「人家是下莊大幹部哩！青救會主任，又是青抗先隊長！」門口那個年輕婦女，代替拴柱回答他娘；她揚起臉來，却又望着院子裏說：「娘，集上捎什麼不？」

「你爹才去了嘛，又捎什麼？」

「人家也趕集去呀！」

「對，我……我得走了……」

拴柱說着，猛轉過頭朝那年輕婦女「閃」地一下偷望過去，就支支吾吾走了。當他到房門口的時候，我看見那個年輕婦女臉一陣紅，腦瓜子低得靠近了胸脯；我也看見拴柱走到院子裏，又回頭望了一眼，而那個年輕婦女，也好像偷偷地斜溜過眼珠子去，朝拴柱望了望；拈底子的婦女這才睜身傍那個一眼，就推着她走了。

人們都走了，我慢慢地擺設開我的行李和辦公用具。連個桌子也沒有啊！只小孩給我搬來了個炕桌；不一會，老太太抓了把乾得挺硬挺硬的脆棗，叫我吃，一邊又跟我拉開了閒

話。

趁這個機會，我知道了：這家房東五口人，老頭子五十歲，老太太比她丈夫大三歲，小孩叫金鎖，那兩個婦女是姐妹倆，妹妹叫金鳳。老太婆頭髮灰白了，個子却比較高大，臉上也瘦，黃黃的臉皮裏面還透點紅，像是個精神好、手脚利落、能說會道的持家幹才。小孩十三歲，見了我的文具，洗嗽用具，大衣等等，都覺得新奇，並且竟敢大胆地拿起我的牙刷就往嘴裏放；他娘拿眼瞪他，他也不管，又拿起我的一瓶牙膏，嚥着往外跑去了：

「姐姐，姐姐！看……看這物件兒……」

下午，我開會回來，拿了張報紙，坐在門檻上面看。我住的是東房，西屋是牲口圈；北屋台階上面，那兩個婦女都在作針綫活。妹妹金鳳，看樣子挺多不過二十掛零，細長個子四方臉，眼珠子黃裏帶黑，不是那烏油油放光的眼睛，轉動起來，却也「忽幽忽幽」地有神；可惜這山溝裏，人家窮，也輕易見不着個洋布、花布的，她也跟別的婦女一樣，黑布襖褲，褲子還是補了好幾塊地的，渾身上下倒是挺乾淨；這會她還正在補着條小棉褲，想是她弟弟的吧！她姐姐看來却像平三十子年歲了，圓臉上倒也有白有紅，可就是眼角邊，額頭上皺紋不少，棉褲褲筒口還用帶子綁起來了，一個十足的中年婦人模樣；她還在拈她的底子。我看

看報，又好奇地偷望望她們，好幾次却發現金鳳也好像在偷望我；我覺得渾身不舒展，就進屋了。

晚飯後，我忙着把我們機關每個同志的房子都看了看，又領了些零碎傢什，回得家來，天老晚了；我點上燈，打算休息一會。那時節，我們還點的煤油燈，怕是這吸引了房東的注意吧！老太太領着金鎖進來了，大閨女還是靠門拈底子，金鳳却端了個碗，裏面盛了兩塊黃米棗糕，放到炕桌上，叫我吃，一面就翻看煤油燈下面我寫的字：我正慌忙着，老頭子也連連點着頭，嘻嘻哈哈笑進來，用旱煙鍋指點着棗糕說：

「吃……吃吧同志，沒個好物件，就這上下三五十里，唯獨咱村有棗，吃個稀罕，嘿，嘿！」

我推脫了半天，就問老頭：

「趕集才回來麼？買了些什麼物件？」

「回來功夫不大！呃，今……今個糴了幾升子黃米，買了點子布。」

「同志！說起來可是……一家子，三幾年沒穿個新呀，這會才買點布，盤算着縫個被子，鞋面啦，襪子啦，我們衣裳該換的換點，該補的補點呀！唉！這光景可是「格淺」着哩！」

老頭子蹲在炕沿下面，催我吃糕，又打火鑪吸煙，一邊接着老太太的話往下說：

「今年個算是不賴哩！頭秋裏不是什麼民主運動麼？換了個好村長，農會裏也頂事了，我這租子才算是真個二五減了！欠租嘛也不要了！這才多撈上兩顆。」

「多撈上兩顆吧，也是個不抵！」老太太嘴一撓，眼睛斜睨了丈夫一眼，對我說：「這一輩子，就靠這老的受贖！人沒人手沒手的，淨一把子坐着吃的！」

「明年個我就下地！」金鳳搶着說了句，金鎖也爬在娘懷裏說了：

「娘，我也拾糞割柴火。行吧？娘！」

「行！只怕你沒那個本事！」

「只要一家子齊心幹，光景總會好過的！」

我說了這一句，就吃了塊糕。金鎖問他爹要鉛筆去了，金鳳忙從口袋裏掏出根紅桿鉛筆來，撈了提：

「金鎖，看這！」

姐弟倆搶開了鉛筆，老太太就罵開了他們：門口靠着的婦女嚷着，叫別誤了我的工作，老頭子才站起來：

「鎖兒！你也有一根嘛，在你娘那針綫盤裏，甬搶啦！」

鎖兒跑去拿鉛筆去了，人們也就慢慢地一個個出去。金鳳走在最後，她掏出個白報紙訂的新本本，叫我給寫上名字；還說叫我往後有功夫教她識字：這麼說了半天才走。我走到屋門口，望望回到了北屋的這一家子，覺着我又碰上了一家好房東，心眼裏高興了。實在說：下莊拴柱那房東，我也有點捨不得離開哩！

往後的日子，我又跟在下莊一樣：白天緊張的工作，誰也不來打擾；黑夜，金鳳金鎖就短不了三天兩頭的，來問個字，就着我的燈寫個字的。我又跟這村冬學担任講政治課，我跟這村人就慢慢熟識了，有的時候，金鳳還領着些別的婦女來問我的字了；她並且對我說：

「老康同志！你可得多費心教我們喲！要像你在下莊教……教……教拴柱他們一樣！」

「你怎麼知道我在下莊教拴柱他們？」

「我怎麼不知道呀？」

另外兩個婦女，不知道咬着耳朵叨叨了兩句甚麼，大家就暖曖噓噓笑開來，金鳳扭着她們就打鬧，還罵着：「死鬼！死鬼！」扭扭扯扯地出去了。

拴柱往後也短不了來。有一回，他來的時候，陳永年老頭子出去了，老太太領着金鎖趕着牲口推碾子去了。他還是皮帶裹腿好裝扮，隨便跟我談了談，問了幾個字，就掏出他記的日記給我看，那也是一個白報紙訂的新本本，我彷彿在那裏見過這本本似的。我一面看，一面說，一面改，我並且贊嘆着他的進步。這功夫，房東姐妹倆又進來了，而拴柱又好像滿身長了瘋疙瘩，周身不舒展起來。

今天，姐姐在作布襪子，她靠炕邊的大紅櫃立着，還跟往日一樣，不言不語，低頭作活。金鎖是給她爹做棉鞋幫；她却嘻嘻笑着，走近炕桌邊，看拴柱的日記：

「這是你寫的麼拴柱？」

「可不！」

「寫了這麼半本本了呀！」

拴柱好像不樂意叫金鎖看他的日記，想用手捂着，又扭不過我硬叫金鎖看。拴柱只好用巴掌抹了一下臉，離開炕邊，在屋子裏走來走去。我對金鎖說：

「人家拴柱文化可比你高哩！」

「人家大幹部嘛！」

「甯說啦，甯說啦！」拴柱把他的日記本搶走，就問金鳳：

「你學習怎麼樣啦？也該把你的本本給我看吧！」

「甯着急！我這會一天跟老康學三個字，怕趕不上你？」

「拴柱，我說你怎麼也知道她也有個本本啊？」

我這麼一問，拴柱臉血紅了，就趕忙說開了別的事；後來，又瞎扯了半天，他又問了問我買小字典的事，就往外走。金鳳追了上去：

「拴柱！你回去問問你村婦救會……」

下面的話，聽不清，只彷彿他們在院子裏邊囁咕了半天。金鳳她姐望了我一眼，又望了望院子外面，忽然不出聲地嘆息一聲，也往外走。

「我說，你怎麼也不識個字？」我無意地問了問金鳳她姐，她又嘆息了一聲：

「唉！見天愁楚的不行，沒那個心思！……人也老啦！」

她對我笑了笑，就走了。這個女人有什麼愁楚心事啊？她那笑，就好像是說不盡的辛酸似的……說她老麼？我搬來以後，還見到過好多回，她和她妹子，和村裏青年婦女們一道，說笑開了的時候，她也是好打好鬧的，不過像二十五六子年歲呀！她……她很像個婦人了。

她出嫁了麼？

那時節，是民國二十九年，晉察冀邊區剛剛在這年進行了民主大選舉，八路軍又來了個百團大戰，出擊敵人，中國共產黨中央晉察冀分局，還在這年八月十三，公佈了對邊區的施政綱領二十條。冬學的政治課，就開始給老百姓講解這「雙十綱領」了。邊區老百姓是多麼關心這個綱領的！我每回講完了一條綱領以後，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晚上，金鳳就要跑到我那裏來，叫我再把講過的一條給她講一遍；她爹也每回來聽，老太太金鎖也短不了來，連對學習是那麽冷淡的那個房東大閨女，偶爾也來聽聽。他們一邊聽，有時候還提出許多問題來；講到深夜，他們似乎也不睜。有時候金鎖聽着聽着，就爬在娘懷裏睡着了；有時候，他又會站在炕上，抱着我的脖子，一連串問我：「共產黨是怎麼個模樣的啊？你見過共產黨麼？怎麼共產黨就這麼好啊……」逢當這時候，坐在我對面的金鳳，就要瞪着眼橫她弟弟，直到老太太把金鎖拉走了，她才又靜靜地望着我，眼珠子「忽幽忽幽」地轉着，聽半天，又爬在炕桌上，在她的小本本上記個什麼……

這是個平靜的家庭。冬閒時節，女人們做針錢，老頭喂喂豬，開開羹，小孩也短不了跟爹去坡裏割把柴火，老太太就是作飯，推碾、喂鷄，邊區民主好天地，他家租的地又減了

租，實在說：光景也不賴啊！一個月裏面，他們也吃了個三兩頓子白麵哩！

可是，憑我的心眼捉摸，這個家庭好像還有點什麼問題：一家子好像還吵過幾回嘴。只是他們並沒有大嚷大鬧，而且又都是在屋子裏嚷說的，我怎麼也鬧不清底細。我問過他家每一個人，大家却都不說什麼，只金鎖說了句：

「姐姐的事嘛！」

「姐姐的什麼事？」

「俺不知道！」

有一回，我又聽見他們吵了半天，忽然老頭子跑到院子裏嚷起來了。我忙跑出去，只見陳永年對着他家北屋，跳着腳，濺着唾沫星子直嚷：

「我……我不管你們這事！你們……你們自個拿主意吧，我不白操這份心！」

說着，他就氣沖沖地往外面去，我問他，他也沒理。北屋裏幹什麼呢？誰抽抽搭搭地不舒展啊？我問金鎖，他說是他大姐啼哭啦！我不好再問，只得回到屋子裏發悶。

不過，他家一會也就沒了什麼，好了，又回復平常的日子，我也不再發急了。

這一天，晌午我給婦女冬學講了「雙十綱領」，晚上，房東們早早地就都來了。我還有

工作哩！我說明啦講行麼？大閨女却忽然跟平常不同，笑着說了話：

「就今個吧！你講了俺們就……」

「講吧，老康同志！」金鳳也催我，我只好講。一看，老頭子沒來，我問了問他是不是要聽？人們都說甯管他啦，我就講開了。

今天講的是「雙十綱領」第十四條。我隔三五天講一條，講的日子也不短了！這會，已經是臘月初，數九天氣，這山溝裏冷起來了，今早上飛了些雪片，後來日頭也一直沒出來，我覺得揮身涼浸浸地。我把炕桌推開，叫他們一家子都上炕，圍着木炭火爐坐着。房東的大閨女，把手裏的活計放在大紅櫃上，却不上炕，站在炕沿邊，低頭靜聽。老太太的眼一直沒離開我，我說幾句，她就「呵！呵！」唸道着。金鳳却有好些問題。今天我講的是關於婦女問題的一條，婦女社會地位啦，婚姻啦，童養媳啦，離婚結婚啦……金鳳就一個勁問：「怎麼個才是童養媳啊？爲什麼男二十女十八才叫結婚啊……」她姐姐，也不時抬起頭來，偷偷地望我。

外面忽然刮起一陣大風，「嗚——嗚——」地絞着，沒關得嚴實的房門，突地被刮開了，炕桌上的煤油燈火苗也幌了兩下，爬在我大衣裏面睡着的金鎖，往我身邊更緊地擠了擠，

迷糊地哼着：「娘，娘……」我的窗子外面，却好像有個甚麼老頭子被風刮得悶咳了兩聲；我忙問是誰，金鳳也突然叫了聲：「爹！」却沒人答應。房東大閨女開了門，我又說開了。今天說的時間特別長，金鳳的問題也特別多。她們走了，我實在累了，却不得不還開了一個夜車，完成了工作。

第二天，我起得很晚。亂胡吃了點飯，出去開了個會，回來，房東家已經作午飯了。房東大閨女在北屋外面鍋台邊拉風箱，屋子裏，老太太好像又跟誰在嘀咕什麼。只聽見大閨女忽然把風箱把手一推，停下來，對屋裏嚷：

「娘！你那腦筋甭那麼磨化不開呀！眼看要警死了我的，又還要把金鳳往死裏送麼……你，你也看看這世道！」

屋裏說了些什麼，我沒聽見。我這兩天工作忙一些，也沒心思留心他們的事了。

我們機關裏整整開了三天幹部會。會完了，我鬆了口氣；吃過早飯，趁天氣好，約了幾個同志，去村南球場上打球，就在那道口上，忽然看見陳永年老頭子騎着牲口往南去。我好像覺着這幾天他心眼裏老不痛快似的，而且差不多好幾天沒跟他說話了！這會就走上去了問他：

「上哪去？」

「嘿，看個親戚！」

看他那模樣，還是不怎麼舒展。到底是怎麼回事啊！我打了會子球，回到家裏，剛進院，房東大閨女就望着我笑，金鳳忙扯她姐姐的衣角，打她姐姐，她姐姐却是對我笑，我也不自覺的笑起來，問是怎麼回事，金鳳却低着頭跑進屋裏去了。金鎖問我：「你們這幾天吃什麼飯啊？」他大姐也問我：「明啦你們不吃好的嗎？」我說：「這幾天盡吃小米！」到底怎麼回事？爲什麼又問這？我還是不知道。房東大閨女這幾天不同得多，老是詭詭譎譎地對我笑，而金鳳，却是見了我就低着頭緊着溜走了，一句話也不說，也不問字了，也不學習了，連冬學上課的時候，我望她一眼紅，她就眼紅；這才真是個悶葫蘆！

第二天，我見金鳳捉了隻草鷄在殺，又見她家蒸白麵饅頭：這出了什麼事？而且，這一天金鳳更是見了我就紅着臉跑了，她姐姐還是望着我笑。我警悶得實在透不過氣來。下午，老太太忽然拖我上她家吃飯去。我駭得拼命推辭，她却硬拖，金鎖也幫她拖。我說：

「那麼着，我要受批評喇！」

「批評！你挨揍也得去！特地爲你的，有個正經事哩！」

我紅着臉，滿肚子鬱悶，上了北屋，屋裏，炕桌擦得淨淨地，筷子擺好了，還放了酒杯，金鎖提了壺熱酒進來，老太太就給我滿酒。我慌亂得話也說不出，却忽然聽到窗子外面鍋台旁邊兩個女人細聲地爭吵起來了：「你端嘛！」「我不！」「你不端拉倒！又不是我的事情！」「吃吃吃」……「一陣不出聲的笑，像是金鳳她姐。又聽見像金鳳的聲音：「我求求你！」「求我幹什麼？求人家吧；「吃吃吃」……」「個死鬼！」於是金鳳腦瓜子低得快靠近胸脯，端了一大盆菜和饅頭，進來了；她拼命把臉背轉向我，放下盆，臉血紅地就跑了，只聽見外面又細聲地吵笑起來。

老太太硬逼着我喝了杯酒，吃了個鷄爪子，才把金鎖喚出去對我說開了話：

「那黑家你不是說過麼老康？這會，什麼婦女們尋婆家，也興自個出主意？兩口子鬧不好，也興休了……呃，你看我又忘了，是……是興離婚麼？唉！就爲的這麼個事！你……老康，你知不知道我是好命苦喲！」

老太太隔炕桌坐在我對面，上半身伸向我，說不兩句，就緊着扯衣角擦眼睛；剛擦完，我見她的眼淚却「撲噔撲噔」往出湧，她狠狠的閉了下半眼睛，就更俯身向我說：

「俺那大閨女，十六上給了人家，到如今八年啦！她丈夫比她大十歲，從過門那功夫起

，公婆制的她沒日沒夜地受，事變啦，還是個打她哩！飯也不叫吃！唉……甯說她整天愁蹙的不行，我也是說起來就心眼痛哩！閨女，閨女也是我的肉啊！——

老太太又啼哭得說不下去了。我却驚奇起來：那個女人還只二十四歲！我問了：

「她什麼功夫回來的？」

「打年上秋裏就回了，不去了，婆家年上來接過一回，往後就音訊全無，聽說她男人還……唉，還瞞着人關了個壞女人哩！可怎麼會想到她？她也發誓不回啦！婆家又在敵區的！」

「那就離婚睇！條件可是不差甚呀！」

我心眼早被這些情由和老太太的啼哭鬧得發急的不行，老太太却又說：

「老康！不，先說二閨女吧！大閨女鬧上個這，二閨女差不大點也要鬧下個這！金鳳嘛，今年個十九囉，十四上就許給人家了呀！男的比她大七歲，聽說這會不進步，頭秋裏鬧選舉那功夫，還被人們鬥爭來哩！那人嘛我也見過，呃，……你，你吃吧老康！」

她又給我滿上酒，還夾了一大塊雞肉：

「人沒人相沒相的，不務莊稼活，也是好尋個人拉個胡話，吃吃喝喝，聽說也胡鬧壞女

人哩！頭九月裏，也知不道他趕哪兒見着俺金鳳一面，就催親了，說是今年個冬裏要人過門，金鳳死不樂意，她姐也不贊這個成，俺就一個勁拖嘛！拖到這會，男家說過年開春準要娶啦，你說老康，這，這可怎麼着？唉，俺這命也是……」

「那可以退婚嘛！」

「你說怎麼個？」

「不只是說定了麼？這會，金鳳自己個不願意，男的年歲又大那麼些，要是男的真個不進步，那也與退婚，也與把這許給人家的約毀了呀！」

「那也興麼？」

「可興哩！」

老太太眼一睜，噓了口白氣，像放下塊大石頭似的，又忙叫我喝酒；我喝了兩口，也鬆了鬆勁，朝門口望望，見門檻上坐的好像是老太太的大閨女，半扇門板擋了，看不怎麼真。忽然，我又發現我背後的紙窗外，好像有個什麼影子在隔窗偷聽，就忙回過頭望，於是那個人影子趕緊避開了；我又回過來給老太太說話，却彷彿覺得窗外的影子又閃回來了。我想起了那天黑夜，爲什麼我講到離婚的時候，金鳳她姐直踉蹌地看着我；而雙十綱領上是沒有提

到退婚這件事，我也忘了說；金鳳那黑家直到走的時候，還似乎有個什麼問題要問，問却又沒開口的……

「老康！俺家計議着就是個先跟金鳳辦了這事，回頭再說俺大閨女的。那離婚，不是那什麼條領上說興的嗎？自打那黑家，俺大閨女可高興了哩！她那個，慢着點子吧！唉！那黑家，你看，你又沒說金鳳這也行的！鬧得俺們家吵了一場！」

老太太抿着嘴，好像責備我，却又笑了。

「你想：結了婚還興離，沒結婚的就不興退嗎？」

「俺們這死腦筋嘛！唉……說是說吧，我可還是腦筋活化着點，俺老頭子就是個不哩！

這不是，嘩吵的他沒法，他出門去打聽金鳳男家人才去了哩！呃，等他回吧！」

「行！沒問題！只要有條件，找村里，區裏說說，就辦了。」

院里，兩個女人又吱吱喳喳吵鬧開了。金鎖進屋來，他娘抱他上炕吃飯，我就硬下炕走了。我走到院里，金鳳他姐拍着巴掌笑起來；我叫她們吃飯去，金鳳臉紅地溜過我身邊，就緊着跑進了北屋，她姐對我笑了笑，追着她妹子嚷：

「哈，興嘮興嘮興嘮……」

往後，他們一家好像都高興了些，只是陳永年老頭子回家來以後，還是不聲不響。好幾天沒跟我說話，我只見他每天在街里，不是蹲在這個角落跟幾個老人們講說什麼，就是蹲在那個角落跟村幹部講什麼。不多日子以後，村幹部們又跟我說過一回金鳳的事，並且告訴我：金鳳那男人着實不進步，還敢許有問題哩！又過了幾天，我從村幹部那裏打聽到：區里已經批准金鳳解除婚約了。我回得家來，又問了問金鳳她姐，她也源源本本地告給了我，她並且說：等開了春，她也要辦離婚了哩！

想不到這麼一件小事，也叫我高興的不行、我並且也不顧金鳳的害臊勁，却找她開玩笑。這麼一來，金鳳變得一點也不害臊了，又是認字又是學習的，並且白天也短不了一個人就跑到我屋子裏來，有時候是學習，有時候却隨便來開一開。我覺得這不很好，又沒恰當的話說，就支支吾吾地說過幾句；這一來，金鳳她姐就衝着我笑了：

「喲！老康同志、你也害臊咧？」

「你是領導俺老百姓教育工作的呀！你也封建嗎？」

我也不覺紅了臉。好在這麼一說，往後金鳳白天也不來了，晚上來，也總是叫上她娘、她弟弟，或是她姐、或是別的婦女們同來，這倒是好了。

日子過得快，天下了兩場雪，刮了兩回風，舊歷年節不覺就到了。這天上午，我正工作，忽然，拴柱跑來了。他大約有二十來天子沒來過了！今個還是皮帶裹腿打扮，腦袋上並且添了頂自己作的黑布棉軍帽，手上，還提了個什麼小包包。

「沒啥物件，老康，這二十個雞蛋給你過年吃！」

我真要罵他！又送什麼東西啊！他把日記本本交給我，一眼看見我炕桌上放了一本剛印好的「秧歌舞劇本」就拿去了：

「哈！正說是沒娛樂材料哩！這可好了！」

我工作正忙，就說今天沒時間看他的日記，他說不吃緊，過兩天他再來拿。房門外，是誰來了，拴柱就跟外面的人說開了話：是金鳳！兩個人細聲細氣地說什麼啊？後來還同到我屋子裏，兩個人靠大紅櫃談着，可惜我埋頭寫字去了，一句也沒聽。

過了年，拴柱來得更勤，差不多三五天，七八天總得來一回；每回來，總是趁我晌午休息時候，一進院子就叫我，我走出去，叫他進來，他不大進來了；他總是在院裏把日記給了我，或者講說個什麼事，就急急地走了。後來，我並且發現：白天，金鳳姐妹倆總坐在北屋台階上作針線的；每回拴柱來了，金鳳馬上就進北屋去了。他倆個好多日子沒打過招呼，

說過話的；我又迷糊不清了！到底又是怎麼回事？村裏面却是謠傳開來，說金鳳和拴柱自由咧，講愛情咧……我問金鳳她姐，她只說：

「他們早就好囉！這些日子，知不道怎麼個的，我問金鳳，她也不說，你問問拴柱吧！」

「

拴柱也不跟我說什麼，逢當我問到這，他只紅着臉，笑笑，叫我往後看。

往後，村裏面謠言更厲害，村幹部和我們機關的同志還問起我來了。我知道什麼啊？我只知道：拴柱還是不斷來找我，問學習什麼的；也不進我住的房子，也沒見他跟金鳳說過半句話：他一來，金鳳又趕緊上北屋去了。再說別的嘛，只是我發現：這些日子金鳳也短不了出去的。有一回，金鎖忽然從外面急急地跑進來，大聲嚷着：

「啊啊……二姐跟拴柱上裏樹林裏去了啊，啊……」

「嚷什麼哩？」老頭子向金鎖一瞪眼，金鎖又說：

「我見來着嘛！」

「你見，你見……你個狗入的！」

老頭子頓着腳，就跑進北屋，亂罵開了。我拉過金鎖問，也沒問出個什麼情由。只是村

裏謠言還很重，老頭子陳永年脾氣好像更大了：好多日子也沒跟我說個什麼話，還短不了隨便罵家裏人；可是，金鳳來了，他却不罵金鳳，只氣冲冲出去了。

天氣暖和起來，開春了！楊花飄落着，樹梢冒出細嫩嫩地小綠葉，也開出了水綠水綠的小花朵朵，村裏人們送葬下地的都動起來了。這天後晌，我吃過晚飯，也背了個鐵鍬，去村西地裏，給咱們機關租的菜園子翻地。傍黑，我回來的時候，一個同志找我談談問題，我們就在地邊一棵槐樹下坐着，對面不遠，大道那邊，日頭的餘光正照在我們住的院子門口。那門口外面，一大羣婦女擠着坐着，在趕作軍鞋，吱吱喳喳地鬧個不止。忽然我見拴柱背着個鍬，從大道北頭走來，我記起了他還有三畝山藥地在上莊北溝裏。正在這當口，我房東家門口的婦女怕也是發覺了他，都趕緊擠着扯着，沒有一個說話的，而且慢慢地一個個都把小板床往大門裏面搬，都偷偷溜到門裏坐去了。拴柱忽然也周身不舒服似地，那麼不顧當地走着，慢慢地一步一個模樣。門外面只剩下金鳳一個人了，她好像啥也不知道，楞楞地回頭一望，就趕緊埋下腦瓜子，抿緊嘴作活。我撇開了身邊那個同志，望着前面，見拴柱一點也沒看見我，只是一步一步地硬往前挪脚步；直到他走過那個大門口好遠，要拐灣了，他才回過頭朝門口望了望，又走兩步，又停下來回頭望；他停了好多回，也望了好多回；而大門口這

邊，我明明看見；金鳳也從埋着的腦瓜子下面，硬翻過眼珠子，「忽幽忽幽」地也直往前面望哩！

這天晚上，我沒有睡好覺。第二天一大早我就上下莊找拴柱去了。

拴柱還沒起來，他娘他哥他嫂迎着我，一邊給我端飯，一邊說：

「他這幾天也知道不怎麼鬧的！一句話也不說，身子骨老是不精神；說他有病吧，他說沒，見天吃過飯還就是個下地裏悶幹！」

「不吃緊，我給他說說就行的。」

我拉拴柱起來，吃過飯，就跟他一道下地。我們坐在地邊上，我問他：

「怎麼個的？乾脆利落說說吧！」

他却一句話也不說。我動員了好久，他還是悶着個腦瓜子；我急了，跳起來嚷着：

「你怎麼個落後了啊？你還是個重要幹部哩！」

他這才對我笑笑，拉我坐下，說了一句：

「乾脆說吧，我早就想請你幫個忙哩！」

「那還用說？一定幫忙嘛！你說吧！」

「我跟金鳳早就好囉！俺倆早就說合定了的哩！」

「那怎麼不公開？」

「笨人嘛！臊都不行，誰也知不道怎麼說，也知不道對給誰們說！」

「這會子你們怎麼老不說話了呀？」

「嘿……說得才多哩！」

拴柱一把抱住我的脖子，笑開了。我問他，他說：他每回上我那裏去，就是去約會金鳳的；他們都在棗樹林僻靜角落裏說話。他每回到了我住的院裏，金鳳就回北屋去，用縫衣裳的針給他做記號，要是針在窗子靠東第五個格子的窗紙上通三下，就是三天以後相會，通四下就是四天以後；在第七個格子上通三下，就是前晌，通五下，就是後晌。他這麼說着，我却捧了他一拳頭，仰着脖子大笑；他臉上一陣血紅，馬上把頭埋在兩個巴掌裏，也「吃吃」笑。我跟他開了個玩笑：

「你們沒胡來麼？」

「可不敢！只像你們男女同志見面那樣，握過手！」

我又捧了他一拳，他臊的不行，就做活去了。我向他保證：一定成功！就回到了他家，

他娘他哥聽了我的解說，都沒有什麼意見。回到上莊，我跟房東老太太和金鳳她姐姐說了，她們也說行，最不好辦的，就是陳永年老頭子了。晚上，我把他約來，很詳細地跟他談了談，他二話沒說，直聽到我說完，才開口：

「這事吧，我也不反對，反正，老康，我對你實說：俺們這老骨頭，甯有老無用啦，可這心眼倒挺硬，這死腦筋也輕易磨化不開的。嘿嘿。」他對我笑了笑，吸了口煙：「俺們這腦筋，比年輕人這新式腦筋可離着遠點子哩！我跟我那些個老夥計們說道說道再說吧！你說行不？哈哈……」

這以後，事情還沒有辦妥，我却要下鄉了。我把事情託給了村幹部，又給區裏青救會和婦救會寫了封信，就往易縣工作去了。

下鄉時候，我還老惦念着這件事。好在，二十來天很快過去，我急急往回走。道上，在山北村大集上，無意中發現了一本從保定來的「學生袖珍小字典」，我馬上買了。我很可惜：爲什麼這小字典只一本啊！回得家來，金鳳見了這，聽說是小字典，搶過去了。我急的不行，我說那是拴柱叫我買了一年多的啊！她却硬不給我，只問我多少錢；我一氣，就不搭理她了。

兩天以後，我彙報完了工作，村幹部告給我：拴柱金鳳的事成功了！兩家都同意，區裏也同意，正式訂了婚。我回到我住的地方，高興地就直叫金鳳；金鳳跟她娘推碾子去了，她姐出來告給了我；我馬上問她：

「金鳳她倆訂婚了麼？」

「訂了！我也離婚了哩！」

我歡喜得跳起來，她又說：

「他們前日個換的東西。拴柱給他的是兩條毛巾，兩雙洋襪子，還有本本，鉛筆的。她給拴柱的是捨了你的那本本小書，一對千層紙底鞋，一雙拊了底子的洋襪子，也有本本，鉛筆。」

「你們瞎叨叨什麼哩？」金鳳跑進來了。我大聲笑着，拱着手給她作揖。他臉上一陣血紅，她姐卻從口袋裏掏出條新白毛巾來，幌了幌，給我送過來，却對她妹子說：

「你這毛巾還不該送老康一條？我見老康回了，就拿了一條哩！怎麼個？行吧？」

「那可是該着的哩！」她娘一進來，也就這麼說。金鳳從她姐姐手裏搶走了毛巾，斜溜了我一眼，說：

「他有哩！後晌拴柱來，白毛巾一條，還有我搗了底子的洋襪子也給他哩！那毛巾，比我這還好啊！」

金鎖也回了。大家笑着，他就一邊跳，一邊伸看脖子：「呵，呵！」陳永年老頭子一走進院，見了這情由，也一邊笑着，一邊頓着腳，嚷着：「噠，噠……」不好意思似地，朝我們這羣望望，緊着往北屋裏走去了。

四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夜於張家口草

初春

剛過年就開春了，日子也顯得長了些；望望天，大晴天，那麼高，老陽照着正開凍的田野，田野裏好像就有灰塵像楊花樣四散飄着，天氣真是轉暖了，「楊花」叢里，就短不了有人們推着小車，趕着牲口，往地里送糞哩。

老漢這幾天也不呆在老陽地里歇着撩天了。他在拆炕開糞，壅圈，拾掇糞簍和牲口籠頭；要不就望望牲口，望望那兩個豬仔，豬仔是年上臘月初才買的，這幾天牠們也覺着天氣暖和，不老是那麼縮在圈角落里了，短不了到圈里走走，「拱格拱格」地哼兩聲，把嘴伸到糞里邊去。老漢看着這兩個小傢伙比買來那功夫壯了些，滿心高興。

老漢提了桶泔水，走到圈邊，倒一點到豬食槽里，自己就在圈邊上蹲下來，看着小傢伙

連耳朶都埋進槽里，「嘖嘖」地吃得那麼香，就拿了根棒，拌攪着槽里的食，或者拍拍豬們，又一面咕嚕着：「不用捨嘛！呃！牲畜！呃……呃！你個狗入的！」

順手，就給捨的那隻一棒子敲去。

槽里的食乾了，豬們的嘴拱到他腿邊上了，他才又倒下去一點，又囉嗦地，像跟豬們談起話來了，就這麼着，直到桶里最後的一點泔水也倒進槽里了，豬們也快吃完了，他才提着桶立起來往回走，剛走兩步，却又回轉頭來，站在望着豬們，這功夫，豬們的兩隻眼睛，也剛好正望着他。

這些日子，他的心情又平靜，又痛快，他知道鬼子打走了，又和平了，就盤算着過過日子，說起來嘛，甚麼國內和平啦，這些大問題，他實在也開不很清；可是，他可也有一股子勁，那天，區里一個工作員在街里跟人閒撩着說：

「這會鬼子也垮啦，毛主席領導，又到了國內和平，咱們可正經得加勁生產，把邊區鬧好，痛痛快過幾天啦！」

「嘿！熬了八九年，眼皮也快熬得睜不開啦，總算沒白鬧，熬到了！誰們狗入的要不正經加加勁，鬧個家務，建設個邊區的，那才是灰孫孫！」老漢翹了翹鬚子，澀着唾沫星子說

：然後又向四周望了望，引得人們一個個都點着頭，贊成他，他想：好容易！抗日受苦的閩來十大幾畝地，這會，可不得正經過幾年好日子麼？

天黑了！老漢拆炕拆了一整後晌，累的不行；他端了碗菜飯，坐到院里階沿上，喝得挺快痛，這功夫，兒子老大進來了。

「什麼事啊！鬧到這早晚才回！」

「呃！大事哩！」兒子接過媳婦遞過來的飯，挺高興的樣子：「爹！咱們村挑渠啦！把村東那道小渠擴大，南溝里的水也給引過渠里，這麼着，多澆六七十畝子地，村西咱們那三畝旱地也澆上啦！」

「挑渠也有你的事麼？」

「怎麼個沒我的事！闢大生產，變旱地成水地，和平建設嘛！」

兒子在爹身邊坐下，還在說着邊區建設什麼的，老漢卻沒心情聽下去了，他想：折炕也不幫幫手腳，讓老的自個幹活，你一個什麼教育委員，又是什麼合作社幹事，事兒還少麼？挑渠也要你忙？

老漢並不討厭兒子，也不阻攔他幹工作，只是，他總覺得兒子顧家顧少了點，當個幹

部，頂兩個名兒，就這麼忙麼？一回家，總是說開了什麼會，抗日呀，自衛呀，這會有什麼和平的！你還有人家工作員說得好？

還是兒子老二好，老二幹莊稼活挺結實挺利落，在村裏嘛！青年會當主任，地位高；四年頭前參加了八路軍，這會就當上了排長，還短不了來個信問長問短的，文化也提得高啦！這會又到了什麼張家口，大地勢，穿皮鞋，什麼電什麼車的……他把碗筷一丟，走進屋子，見到牆上這邊貼了一張陳舊得看不清了的「趙子龍騎馬救主」的畫，那邊貼了張年前區里發來的畫，畫着軍隊老百姓親密團結的；兩張畫中間，釘了個釘子，上面掛着幾年來交公糧的收條，趕集使喚過的通行證，也掛着兒子老二兩月前才捎回來的那封信，是說他到了張家口，並且問候家裏安好的，老漢又想要取下信，摸兩下，就燈前看看：可是，想起那信上也寫了，一大篇什麼還要努力呀加油幹呀，他又有些不高興，覺得兒子們都是這一套了。

第二天，老大又有事，大兒媳也得帶上小孩去上民校，還得老漢自個幹活。

老大說：「爹！過兩天我來加油，這會，你要累，就多歇着點。」

兒媳說：「爹！咱子吹了三遍了，豬也得你喂喂啦！」

爹說：「你們走吧！我賤骨頭，我幹吧！」

爹老實有些不樂意，可是，望着兒子媳婦笑着圍着的背影，又忽然覺得他倆日子實在不壞，對他也沒擺出過驕看面孔。總是嘻嘻哈哈地強貼自己的，他又平靜了。

他套好牲口，裝了滿篋子糞，「噠噠」聲里，隨意地抽起一鞭子，牲口走了，他的牲口今天成了人們注意的目標，牲口歇的是個新糞篋，新鮮物件兒：人們聚了攏來：

「這物件好使麼？」

「多少錢呀？」

老漢不愛答覆，支吾着，趕緊抽着鞭子，快走了，他覺得被衆人注目很有些不舒服：這都是老大嘛，老大買了個這物件兒，還挺高興的拍着他肩膀說：

「爹：你看，新糞篋！」

「甚麼？」老漢不認識這物件，驚奇得鬍子也翹起來了：「這……我說，這是什麼物件？你搞什麼鬼啊？」

「呃！活底糞篋，新鮮物件，可好使哩！」

「活底糞篋？我見過上下五六代使喚的傢具，就沒有見過這！」

「那可不！這是邊區發明的新技術哩！」

什麼新技呢？糞箕底是活的，用繩拴在箕上面，這也是什麼新發明呀！裝糞還不是裝那麼多！老漢見到年青人們推着糞車，糞壓得那麼高，一車是有兩三畝子，小夥子們推得「格敦格敦」地，挺有勁；他想：要是老二在，也這麼着多推幾車，敢比什麼活底糞箕強得多。

糞畎到了地里，老漢吆喝牲口立下，氣憤憤地舉着兒子教給的，把繩子一拉，箕底掉了，糞「嘩」一下就掉下來了；牲口頭一次眼見這新玩意，受了驚，猛地跑開去，還伸着脖子「喔喔……」長鳴，老漢急得冒火，緊追着，牲口就跑得更緊，還跳着，忽然把糞箕也摔下來了，忙了半天，老漢才抓住牲口，就跳起腳罵，並且勒緊拳頭，朝牲口尾脊骨旁死死狠命撻去，一面嘴角濺着白沫，咬牙叫着：

「你，你，你狗入的！……」

牲口挨了撻，服貼了，低下頭來靠着老漢。喘着氣，光哼哼，像要求哀憐似地；老漢這才平息下來，往回趕牲口。第二回，老漢很注意地拉繩，牲口也得到教訓，不跑了，光陸地跳了一下。於是第三回，第七回八回，慣了，老漢也才感覺到新糞箕的確方便些：省了起畎子的勁；並且，人家來回五六趟，他就七八趟了哩！

一股平靜的甜味又湧上老漢心頭：他覺得兒子到底是兒子嘛！自打抗上了日，世道好了，兒子也上了勁，開騰了多年，鬧得個於今十大幾畝子地，三年頭前爲了地給東家開麻煩，也是兒子在農會裏調解好的；再說，那年收成不好，也多虧兒子冬里成天趕牲口，上這個集糴糧食，又去那個集鹽糧食，幫補着沒挨餓；年上，兒子又鬧參忙撥工，作計劃什麼的，收成好點，把鬼子燒壞的房子也蓋上了，還買了兩口小豬仔，於今，眼，豬仔們一天天又壯又胖了呀！

想着想着，就幹上了勁，老陽當頂了，初春田野的「湯花」叢里，沒半點風，花草樹木還沒緊着發芽，天氣却顯得有些熱了。村東村南那些挑渠挖水道的人們，遠遠看去，也看得清，有人只穿着個夾襖，吆喝着，唱個一句半句的，彎着的腰起伏着幹活，不時傳過來一兩聲銼銼銼的碰打聲。村邊的楊樹，一直往上長得太高太高，這會也都像拚命立着，不是冬里那麼個縮着頸子的架勢；一個什麼青年推車送糞累了，歇在道傍，忽然一傢伙爬上一株楊樹的半腰，唱了句什麼，就向四外大聲一曬：『加油加勁呀！』還在樹上露着身子，用兩個腳板兩個手掌同時往樹幹上拍打着，一跳一蹦地往下下，離地還有丈數來高，就忽然「噉」地一下溜下來。老漢見了，笑罵着：

「狗入的這會逞能，看到你這年歲會起不來炕的！」

「你才是個老狗入的！」

青年回罵着，老漢却仰着頸子笑起來；牲口隨着他的笑聲快跑了兩步。老漢追着牲口

回家了。

兒媳叫老漢歇會，老漢沒客理，他要多送兩趟糞；多幹兩下，不就多打兩粒糧食麼！記得以前每年開會動員生產，區里幹部們常常說：

「多幹兩下，就多打兩粒糧食，軍民吃得飽……」

那些功夫，老漢聽了老實不舒服，他還笑着對別人說過：

「種莊稼的事，你不開會不說的，人們還會不幹麼？真他狗入的……」

這會想起來，區里那些話也對。自打年上開什麼計劃呀，參忙呀，可就是不一個樣。地嘛可正經長好了！多打點糧，公糧自然得交，憑良心，也不能叫人家隊伍上餓着嘛！自個兒子不也是在隊伍上麼？打走日本什麼的，也實在是有功勞……打得多，滿倉滿炕的，豬也壯了，和平也好了，老二敢許該回來吧！回來給聚個媳婦，抱抱孫兒們，可不正經樂幾天！

老漢又激動起來，想起翠姪那大姑娘，跟老二打得挺好，離了三四年也沒斷啦！這世

道，什麼青年自個找婆娘，不下聘禮，不問爹娘。老漢看不怎麼過意。可是翠姐家倒還門當戶對，那妮子也不錯，人是人活是活的，又是個婦女會幹部，……聽說她跟老二還私下許過心願，換過東西哩！前年中秋老二回來，還去看她來着，這總得有個分寸呀！要不就請人下聘禮去。

送了一整天糞，實在累了！看看老陽，偏了西，挑糞的人們也只剩不大幾個了，也該開吃的去。老漢趕着牲口，向人們誇說活底糞簍的方便，就走進了村。這功夫，只見院里豬仔們在亂拱嘴，伸着嘴「咕咕」地叫喚，老漢罵着：

「狗人的餓啦！老子還沒開吃的哩！」

回了家，院里老大兩口子和小孩們，還有個什麼婦女，正在笑鬧。見了他，老大趕忙跑上來：

「爹！老二來信啦！問咱們過年安好！」

「啊！又來信啦！」老漢忘了拴牲口，就急跑上去：「噫……噫噫！」

「爹！是翠姐從區里開會帶回來的！」

「啊！」老漢一聽兒媳的話，驚得退了退，翠姐趕緊扭過頭去，只聽得老大說：

「哈！老二敢許寫信給翠妮哩！」

「呃！別胡說，唸吧！」老漢蹬着腳，翠妮却低着頭溜過老漢身邊，陡地一下往外飛跑去，老大趕緊追着嚷：

「翠妮別跑！唸唸呀！咱可唸不下！」

老漢一把抓住了兒子，狠狠地抖索着：

「你！我說你，你給我媒人說說吧！你……」

外面，大兒媳追着翠妮，追到街里，大概是又碰上了婦女們吧！扭作一團的叫鬧聲，尖笑聲，嘖嘖喳喳地傳進來了。

四六年二月十四日改作於張家口。

災難的明天

一

冀察晉邊區有個村子，面向南，背靠山根。村南有一眼大井，村裏吃水用水，都從這裏打上來。這個井台很大，轆轤架子邊上，有個洗衣服的大石槽，周圍有兩棵大槐樹，三四棵香椿樹，還有一棵大楸樹。樹叢很密，太陽光也沒有辦法射進井台。井台長年就水濕淋淋，只冬天結一層厚冰。井台下面直向南，有幾塊零碎的菜園，其餘就是幾頃大的一片水地。地的盡南頭，是連綿不斷東西向的小山坡。山坡和水地中間，夾着一片沙灘，這就是山溝大道了。大道兩旁，靠山坡靠水地，一叢叢楊樹，軟枝綠葉，調劑着沙灘的枯燥；還有很多很多

小山溝，從南從北伸向大道，那裏面盡是樹。秋天到了，八九月間，樹上滿擠着甜溜溜的棗子，紅得發亮。別小看這乾沙地原來也有很肥的養料，能够生長出人人愛吃的大紅棗哩！

但是，沙地到底流不出水，水地到底不能耐旱！這片東西向的山溝，在三十二年竟鬧旱災了。

不下雨，老不下雨。這個村子的大水井，用三條一兩丈長的大麻繩放下水桶去，往上打水，繩子在轆轤上滾，繞上三四十個來回，打上來的是半桶黃泥水。來往井台上的人們，望望天，眉頭打皺，唉聲嘆氣，大家一付枯黃臉，有氣沒力的聊兩句，都是雨呀水的。人們靠政府發的一點賑災糧，靠去年剩下的幾棵爛棗，靠蒸乾的枯寒肚子，大秋來了，菜皮死了，穀子稀零零的，尺來高，棒子也沒有幾個；到小山溝裏看看棗吧，原來光靠乾沙地的養料還長不出棗來，沒雨水，棗也是有數的幾個。

青年們說：「這年頭，抗日也沒勁！」

婦女們說：「這年頭，快逼着人們上吊了！」

老年人說：「這世道敗啦！」

區裏農會主任老何來了，他也和大夥一樣愁，臉上一層油汗。他站在井台邊，把頭一

歪，就說：「這就叫黎明前的黑暗呀！咱們想想辦法，不成問題。反正人不能餓死，鬼子不能不打！」

沒幾個人答理他，有個叫祥保的傢伙，自個咕囔着：

「哼！打鬼子，餓不死，也活不長，唉……」

老何再耳尖，趕緊叫說話的人，沒找着，祥保走了。

祥保家離井台邊不遠，從井台上望去，一眼就望盡他全家的院落。他那矮土牆經過敵人兩次破壞，都塌了，門也燒得沒個影兒；於今從倒塌的牆中間修整了一個缺口，就是大門，當祥保正走進大門的時候，老何無意中把找尋信口咕囔的人的目光，順眼往祥保園裏溜了一個圈，只見狹窄的院裏亂七八糟，一個破盆子夾着棒子心，雜草屑撒在地下，兩間北屋看不清什麼動靜，西邊那個牲口圈却空了，圈裏一堆草，一把沒有收拾的木犁，一個斷了把的鋤……老何忽然記起什麼，忙問旁邊的老吳！

「祥保那老驢賣了麼？」

「可不！」

「沒牽回一條好驢麼？」

「唉！賣價又不高，還了點子賬，顧了嘴還不夠，還牽什麼好驢？」

老何頭一歪，竟要質問老吳了，老吳是村農會主任。他們都知道：祥保的驢老了，準備賣了後再補點錢，牽條好驢回來，然而目光只看見自己的鼻尖，賣了就吃了，像祥保這樣的光景，冬裏種麥地就成問題，怎麼辦呢？老何發愁了。

有什麼辦法呢？不光祥保賣了驢，這村有一家連一口大鍋也賣了，有一家把一間間屋的幾根樑木也賣了，而且還有人偷偷地把不够法定結婚年齡的閨女往外村送。平常年，這村圍在綠樹叢中，春天嫩香椿滿樹，夏季榆樹葉黑油油，黃槐花片片飄落，水地無邊一片青，傍晚，澆園的轆轤不停地響，村圍園小孩們說不定還集合唱個歌……抗日自由的好天地，難道就被天旱一傢伙搞得不成樣子了麼？

老何從老吳手上接過烟管，抽着往村裏去，他低聲問着：

「祥保家怎麼樣？」

「唉！這年頭誰家也斷不了吵鬧，祥保那家子驕！」老吳回頭望了望祥保家：「還不成天吵包子鬥嘴！」

「這幾天沒嚷着逃荒的麼？」

「這……」

老吳沒說什麼，只像忽然間想起什麼事，趕緊着往家裏走去；老何看着不對，知道準有什麼事情要商量，就緊跟着進去了。他們的確有件大事情要商量：就是逃荒的事，村裏自從西頭陳玉他們三家偷偷逃到敵區去以後，經過區，村的注意和說服，這裏又發了一次救災糧，嚷着逃荒的的確少了，可是這幾天來，老吳又發現秘密的有不少人在嚷着什麼敵區年景比這邊強，討個吃，我個活幹幹，總比呆在家裏餓着強，這樣風波，彷彿有什麼人煽動似的，慢慢傳開去，並且竟鬧得不少人家塞不飽肚皮還得費勁吵鬧。

祥保這傢伙也是在逃不逃的邊沿上打主意的一個，他家也爲着這事叫着。天快黑那工夫，祥保走進院，他老婆在拉風箱，他去瞧瞧，正想問問煮的野菜是不是能吃，老婆却把風箱把手一推，身子狠狠地扭過去背向他生氣。

「成天幌蕩，一回來就吃，也不想想自個是個男子漢！」

「你說什麼？」

「我什麼也不說！養不活一家子，領着討吃去也行，要不就散！」

「老天不下雨，莊稼不收，叫我怎麼辦？」祥保轉過去坐在門檻上，面對他老婆：「哼

！說走吧！這世道，你保證出去不餓死？」

「哪地黃土不埋人？」女人又扭過去，背對她丈夫：「餓死在外邊，比呆着受罪強！」

吵鬧聲把正躺着的老太婆也吵醒了，她已經餓得兩片嘴唇快乾癟，走路也有些搖幌不定：可是吵包子生氣，她還有勁嚷：

「又吵什麼，還餓得不够受麼？」

「還有什麼？還不是爲的個是不是？」

「又是走啊，逃荒啊，我說祥保，我白養你幾十年。這於今你養不活我，還……還要逼着我這活棺材跟……跟你們受罪去啊！」老太婆爬在炕沿上，一說開又沒了頭：「沒親沒靠的，逃荒，一夜西北風還不凍死我這活棺材麼？」

「娘，你放心，我沒準定說走。」

「沒準定，三心兩意，疑疑思思的，該着餓死沒話說！」

「啊！我說春妮子，是你逼着要走呀！好……」

老太婆一翻身爬下炕，顛顛地到門邊，一手撑着門，伸出半個頭，一手拍着門板：「

是你要走呀！變了天啦！一個娘們成天走呀走的，我說你跟誰走？」

「我誰也不跟！養不活就走，各走各的！」

「啊哟！……」老太婆差點沒衝出來，兩手拍打着嚷了：「媳婦逼不走男人，還在婆婆頭上撒尿啦！說得好聽，走，你走吧！你……」

媳婦從蒲團上突地一下立起來，真個低着頭往外走，祥保也立起來了，婆婆趕緊幌出門來，順手攪起根撥火棒往牆上亂敲。

「不准走，十三歲上過門來，養你九年啦，說走就走？你，你，……天老爺不下雨，也會打乾雷劈死你的，哼！……」

媳婦抽抽着，回身跑進另一間屋子裏，俯在炕頭上啼哭起來了。婆婆忽然想趁勢頭挨她一頓，摔幾下屁股，却感到沒氣力，而且記得彷彿多麼長久沒敢隨便動手打兒媳，就停下來了，祥保想進去說個什麼，却也被娘叫住：

「祥保，作飯吃。有本領走，有本領不幹活，有本領啼哭，就有本領不吃！」

天黑下來，四圍靜靜地，井台邊上早就沒個人影了。祥保腦子裏亂烘烘地，有一下沒一下地拉着風箱，他娘坐在門限上，兩張嘴唇皮一張一合，滾頭沒尾地嘮叨着：

「哼！十三歲上六十塊洋錢接過門，連個孩子也沒養……哼！走……」

一一

春妮子逼丈夫：要就走，要不就離婚。

老太婆萬不肯走，她也並不知道兒媳向兒子提出過離婚的事，兒子沒告訴她。

兒子呢？兒子沒辦法支撐這個家的生活。他被逃荒的風浪推湧着，被媳婦提出的離婚威脅着，他也真想逃荒去。可是，兒子沒胆量帶着幾口人出去飄流，並且怕他娘，也覺得應該體貼他娘，不敢逼着上了年歲的老太婆逃出去拚死活。兒子祥保就是這麼回事！

三口人，三個心，一個要往這，一個要往那，祥保陷在當間沒辦法。

三口人，三個心，而且有時候又好像只有兩個心。就說實行減租減息那年吧，村裏把祥保和他地主叫去開會，當面給祥保減了租。過後，地主說好說歹又跟祥保說了一陣子，他又答應不減租了。他媳婦爲這事氣得噘着個嘴，不健康的青白臉色變得燒紅，背轉身一屁股坐到門限上。他娘氣得手裏的鞋底子拍打着炕沿，問他爲什麼不減，他說：

「上頭是叫減，可是咱是人家老佃戶，人家地主答應不叫還欠租，還挺和氣，跟我商量着，問我不減行不行，你說我怎麼個好開口不答應人家？」

他攤開兩手，苦着臉，像訴苦似的，媳婦却不可憐他。扭轉身對他直嚷：

「要減就得減！眼看吃到嘴的又吐出來麼？上級爲的是窮人解放，跌倒了有人拉，自個還不肯翻身，這是落後份子！」

娘也緊跟着說：

「什麼解放不解放的，人家這裏叫減，還怕什麼！」娘把鞋底直指着兒子的鼻尖：「去！再說說，減就得減！你要不去，我找這裏工作人員們去！」

說着說着，娘真的把鞋底往炕頭上一丟，就往外走，祥保急得直冒汗，結果是跟着娘找了我地主，硬把租子減了。從這以後，地主乾脆不怎麼搭理祥保了，祥保一見了地主，總好像過意不去似的，左右爲難。

祥保就常常碰到這些左右作難的事。

事情作難，沒辦法，祥保就只有一個辦法：找老吳去。老吳是村農會主任。可是祥保却又不很樂意找老吳：老吳好批評他，說他這也錯那也錯，他很難受。這麼着，左右作難的祥保，常常決定要找老吳去了，而且走到老吳的家門前了，却忽然又往回走，不去了，這個膩膩糊糊的傢伙，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一股什麼勁，不知不覺地就滿肚子氣憤。胡亂在街

頭銜尾咕嚕個什麼。

這會，咕嚕也好，埋怨也好，都不頂事。這兩天野菜也沒得吃的，還盡爲着逃荒不逃荒吵鬧，不想個辦法怎麼行？祥保這回可真找老吳去了。

祥保在西頭地裏碰到老吳，正不知道要怎麼開口，老吳却先開口了。老吳劈面就說：

「祥保！給你說個事！」

「說……說吧……」

「他們那逃敵區的人們，」老吳回過頭望望陳玉那緊閉的家「陳玉死了！」

「什麼！」

祥保驚呆了，心跳得發慌。老吳望着他，半天不聲響，然後才回過頭往西邊嘮嘮：

「我剛從區裏聽說的，唉！誰們想得到他要死在外邊……」

老吳說着新消息，一面嘆息。自從那天他把村裏逃荒的風浪告訴區裏老何後，老何召集幾個主要幹部開了個會，就把任務交給了村裏，要查出造謠鼓動逃亡份子，要說服一心兩意的人，把逃亡的風浪平息下去。他們的工作還算順利，不久便知道鼓動份子是陳玉他姪子連全。連全本打算要同他叔一道走的，他叔叫他多住幾天等信，接信後就帶着陳玉閨女和女婿

他們一道去。陳玉有個過去買賣場中挺要好的拜把兄弟，在敵區給敵人辦事，就是那傢伙三番五次催陳玉去的。誰知陳玉剛去，他把兄弟就被敵人「肅政運動」「肅」住了，正在這時碰上陳玉，敵人就一口咬定陳玉是八路，一道給弄死了。村裏同陳玉一道去的人，有的作苦工，有的丟兒賣女，還有被敵人抓去的，只有一個跑回來，現在正在區裏。

老吳沒頭沒尾，祥保聽着是一陣一陣緊，裏面有些情節他還弄不清，不過他却又像明白了個什麼大道理似的。他正想問是誰回來了，老吳打斷了他：

「那工夫，就是找出了連全，可也沒有辦法，他要走人們要跟着，靠幾個幹部也拖不住那麼一大堆，這會嘛，」老吳又回過頭望望陳玉家那邊，「連全敢許也不去了吧！」

「這會誰們還去才怪哩！」

「可是以前呢？」老吳半笑像要套出祥保幾句什麼話。祥保果然說了：「以前！以前那功夫，我也想去嘛，狗爺的看不透，腦筋不開。」

你們這些人呀！說吧又說是批評你們！眼光望着鼻子尖，不聽話。」

兩個人都沉默起來，祥保又感到受了批評的難受；不過他已經想到別的事情上面去了。難受的勁頭一忽就過去了。他想，逃亡的事是解決了。到底怎麼個鬧吃的呢？這還是問題。

他沒想到，對於這個問題老吳的勁頭更大……。

原來災難加給老吳他們幹部們的重担實在也太大了。經過五六年抗戰的消耗和敵人的破壞，這幾年也沒個好年景，因此這回災難一來，真與過去那一回的災難災荒都不同：真個是一家家連一把米一片野菜也撈不着。救災的口號叫了許久，可是有什麼辦法呢？就是村裏幹部們，也只知道沒有糧食，款子也救不了災。後來發下救災糧來了太少也不抵事。上頭佈置總說叫村裏多想辦法組織互助渡災，村裏不光組織了互助，而且幹部們還埋怨起區裏來了，就爲這事，區裏老何批評過老吳，老吳竟滴下大顆大顆的眼淚……。現在幾個月過去了，區裏老何他們指導村裏救災的辦法，的確是一天天抵事了。區裏開會，決定了貸款開展運輸、紡織、貸種籽準備冬耕；老吳在會上還親自聽到別的區別的村子開展運輸、紡織的辦法，他越聽越有勁。當祥保向他提出吃的問題時，他就從頭到尾雜七雜八地說了一篇，他無意中進行動員工作了。他沒有想到當他說到半途，拿出煙鍋子對火時，他旁邊已經圍上了一大堆人。

一大堆人隨着就亂談起來了，談運輸呀什麼的，亂嘈嘈的，老吳要繼續講下去也不行了。他回過頭找着了祥保，就抓住了他：

「祥保！咱跟你打夥先幹一趟！我有牲口，你跑道，你說行不？」

「行！這可是行！」祥保這下子忽然挺乾脆。

「咱們就幹個榜樣看看！」

人們見到老吳和祥保真個幹開了，就圍上他們，老吳扭頭，對着大家：

「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只要有人，就有辦法，這會兒，邊區地方，會讓個活人餓死！」

隨着又是亂七八糟一大攤，嚷着，鬧着……

三

逃難的風浪慢慢平靜下去了。村裏開了會，動員了運輸紡織救災，老吳正和合作社幹部們忙來忙去。

款子貸來了，運輸有開始的，紡車聲也聽得見了。西北風從村頭刮過，聲音也彷彿不像從前那末荒涼了。

春妮子却還有些不痛快。上午他瞞着別人去找連全媳婦，他想秘密地找她問句話。

「你也不走了嗎？」春妮子悄聲問着。

「走？我走到那裏去？」連全媳婦眼睛往四外溜轉着，彷彿要叫別人也聽見她的話。但她的話使春妮子冷了半截。

「你不是說要走嗎？還叫我們跟你一塊逃……」春妮子嘴一撇，半扭轉身，仍是悄聲的。

「逃……逃什麼，你說逃荒麼？」連全媳婦不在乎的神氣臉一揚：「我也是前些功夫聽人說噫！我沒有打算去，我什麼功夫叫你去過，哈哈……」

連全媳婦忽然揚着臉笑起來，拍着春妮子的肩膀：

「我說你還是咱婦救會小組長呀，你可是積極，你還回走麼！這年月的……」

春妮子一扭身支吾着走了，她全身冰冷，沒有一點勁，回到家裏俯爬在炕上躺着。

躺在家裏更沒勁，家裏只婆婆在，想說句話，出口氣，也找不着一個人。她常常只能找丈夫出氣，今天却丈夫也不在，丈夫趕牲口上西北邊歇糧食去了，家裏留下的是一片盤扭局面，春妮子怎什麼會提得起勁頭？

春妮子躺着沒有勁，翻着滾着，就忽然埋怨起丈夫來：她想着她為什麼會碰到這麼個丈

夫，這麼落後，這麼沒出息？她又想着丈夫爲什麼忽然會大着胆子趕人家的牲口，去作什麼運輸？這個沒出息的傢伙，一定是受了什麼人的欺騙吧！可是這個平常總自認比丈夫進步的春妮子，這回却想得不大對勁，這回，她丈夫敢許進步些，也許比她突然會有出息哩！

原來自從那天老吳給祥保約好，兩個人合夥搞運輸後，老吳記着區裏的佈置；先找幾個人做榜樣，就一把找住了祥保，老吳找過祥保三四回，談運輸的事，硬迫着祥保去。老吳說：

「我出牲口，你跑路？賺了錢咱倆對股勞，賠了，貸款跟路費都算我的！」

「那地勢來回得五六天呀？」

祥保還是不大願意去。他從來就沒有出過遠門，一個人跑那麼遠的，誰們保得準不出什麼岔子的？他沒想到，那天隨便答應老吳的一句話，老吳就死也不放。緊跟着祥保，老吳頭一歪，又說開：

「你也要捉摸着改造改造你這個家呀！你也要找個出消息呀！」

「你聽我說，只要會算盤，祥保，勤勤幹，滿滿飯。涼涼坐，荒荒餓。穿不窮，吃不窮，計算不到一世窮，你不盤算，光在家裏涼涼坐，不要說荒荒餓。就是整天吵子鬧嘴，也

會蹙死你，我說，你還不……」

最後祥保真也動了心，趕着牲口辦運輸去了；同時，也多少下點決心似地，要拚着幹個出息看看了。

祥保到底幹出個出息沒有呢？誰也不知道。不過，她娘却忽然對兒子有些另眼看待了：她想着，這麼個老沒出息的兒子，忽然也敢幹幹『趕腳』這營生，這總該會有點出息的吧！起碼總比這個兒媳強些吧！娘又看着兒媳要逃荒的勁頭約摸已經過去了，就更瞧不起兒媳，整天嚷着，叫兒媳弄野菜，作飯燒水的，想報復報復，出口氣。兒媳呢？正在沒有勁的時候，自然仇恨着多年仇恨的婆婆，加上婆婆找錯報復，就使她的仇恨更加增大。她整天有氣沒力地不大動彈，沒有婆婆三番五次的囑咐她就乾脆不動身，上灶台邊去。

「沒本領鬧吃的，也沒本領走，什麼娘們會？癡瘋瘋顛顛，盡仗嘴……好啦！這回還仗嘴吧！有本領呀！」

婆婆偷偷地在自己屋子裏叨叨地說，兒媳聽得見，也聽得懂。

一封建，死封建，總有一天要打到的！……哼！再沒吃的準散夥！」

媳婦在屋子裏也偷偷地在自己屋子裏撒着嘴。婆婆也聽得見一些，也懂得點。

這個家，有左右作難的祥保，就成大鬧；沒祥保在，就更盤扭，真是什麼死對頭啊！

婆婆二十歲上就過門來了，那工夫，是爲了找個幹活的才娶了她，她過門後，整天不停手脚作到深夜，還整天遭公婆打罵；下雨屋子漏也是她的過，拾柴火燒不着也是她的過……深夜累了，鑽進破筒，想找安慰吧！然而丈夫只十三四歲，睡得挺甜，從不理她，她從哪裏找安慰？可是，越是肉體和精神的痛苦深重，就越須要安慰來延續人的生命。她把安慰寄托在門前不遠的水井，她夜半跳井去，等到她沒留神碰着那個洗衣服的大石槽倒了時，她暈了！後來是一個什麼人推醒了她，她清醒過來……她就找到了野男人；以後的歲月，她就半夜半付託在那人身上，發洩自己痛苦的青春，她也能勇敢地幹自己極不名譽極隱秘的勾當了。

她老得多麼快！當她的小丈夫值二十來歲，青春旺盛時，她得不到野男人的歡心了，她盡力靠近自己的丈夫，丈夫却嫌她老，丈夫也像她過去那樣找另外的姘頭了。就從這時起，她從痛苦中站立起來，她變得更强悍，更狠毒，她也學得舌頭尖張眼歪。他們僅僅勉強地養活了祥保這個兒子，然而誰也不喜歡他，連她自己也感不到多少心愛；在她後半世生活的年月裏，她差不多把她的强悍和狠惡，都施放在這個兒子的身上了。

可是，兒子又有什麼辦法呢？兒子是個糊塗的老實傢伙，什麼事也受娘管教，有一句就得聽一句，連趕個集花個塊六八毛的也不敢隨便。……後來，兒子二十歲了，該娶媳婦了，娘爲了省錢，給他找了個十三歲的小媳婦。兒子背着一世的怨氣，於今也好發洩發洩吧！從此，這個青春興旺的祥保，就把自己的野性對着那女小孩施放。

小女孩的痛苦還不止這些。婆婆把虐待兒媳當作自己的本份，甚至把對兒子的管教也轉過來加在兒媳頭上，從此對兒子反而比以前好一些了。這樣就使兒媳又生長了對婆婆極大的痛恨，像痛恨她丈夫一樣的；她不知道她丈夫也實在沒有辦法，她更不知道她丈夫也同情她，也不願娘打罵她，只是沒辦法幫助她罷了。

抗戰了，邊區成立了，春妮子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忽然覺得自己要解放了，就把過去內心的痛恨，慢慢表露出來，跟着婦救會，學好學歹，兩片光會啼哭的嘴脣，忽然變得一天天硬，時不時嘴一撇，身子狠狠一扭，背轉過去，強嘴：婆婆呢？婆婆受過幹部們的批評，也見過村裏鬥爭那虐待兒媳的婆婆，也就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忽然也變了，變得不敢打兒媳，只敢嚷一嚷罵一罵罷了；可是婆婆却又常常把脾氣轉向兒子祥保，又不斷地說兒子沒出息，不爭氣，連個媳婦也管不住，婆婆甚至有一回還用手打起兒子來，一手拍着門板，顫巍

巍地嚷：

「買來的馬，娶來的妻；願打就打，願騎就騎！你就不管教她呀！你怕她個娘們會長個要長翅膀麼？」

兒子氣急了，氣得真要管教管教媳婦了，還沒開口呢，他媳婦却一撇嘴，一扭身子，教訓開男人，說他沒出息，不進步，沒個男子勁頭。於是祥保更沒話說，也就更沒男子漢勁頭似地，真像沒一點出息了。

這回，大旱災來了，娘不願丟掉這個她守家十年支撐起來的破家業，娘不願逃荒；她只把一家的災難放在兒子媳婦的身上，責備兒子沒出息，兒媳不孝順。兒媳呢？她被歷年的怨氣壓得透不過氣，早就想着要怎麼大鬧一場出出氣才痛快！因此，當災難來時，她就想着逃荒的風浪出去闖闖一番，打開一下陳舊的討厭的圈子，痛快雨下。她甚至還拿離婚來威脅丈夫，其實，她不是不知道逃荒的好歹，不是不知道她娘家沒人，她就離了婚也很難找着路子的。只是，說來說去，苦了祥保這個人。要不，敢許他還不會拚着幹運輸去呢？！

災難使人們覺得餓肚皮的日子更長，一天比一年還長；不過，日子却實在不會故意長些。終於又過去好幾天了，拚着幹運輸的祥保回來了。

祥保安頓好了牲口，揩着個口袋回家來。他走進破牆缺口，忽然把口袋往地上一摔興奮地叫起來：

「可不壞，一趟闖了半斗玉菱！」

祥保忽然變得胆大得多，居然大聲嚷着，用脚把口袋向門前灶台邊踢了踢，一粒粒圓圓的小東西在麻布口袋裏擠着，滾着，頑皮而且有趣。

「啊？祥保！你……」娘幾乎是驚慌失措似的，晃動着走下灶台來：「玉菱？多……多少？半斗呀？」

娘俯下去摸了摸口袋，又晃到了兒子身邊望了望，嘴脣皮一張一合的，不知道要幹什麼；忽然，她透出一口長氣：

「這……這可好啦，老天爺！」她背轉身：「春妮子！做飯……燒……燒火！啊！可不，去，去推碾去，做點糊糊喝，……去吧！」

兒媳呆着沒有動，她什麼話也沒聽見，祥保却又把口袋摺上了：

「你們歇着吧！這幾天我吃得飽，我去！」

「你……你不累？不歇會？」

「不累！娘！你歇着吧！」

祥保這樣像似不知道是那裏來的勁頭！他第一趟運輸成了功，就彷彿把他的三十年來左右作難的局面掃清了似的，沒出息的他，沒有男子漢勁頭的他，也忽然挺起腰來了。而他的娘這時也彷彿覺得兒子並不是沒出息一樣，轉眼斜楞着兒媳，覺得該着教訓兒媳。於是，老太婆顫着小腳，走近兒媳，嚷起來。

「還不弄柴火麼？還！」

兒媳不受他的教訓，沒等話說完，就往外匆匆走去，追着丈夫喊：

「你歇會，我去，我推碾去！」

四

春妮子受區裏婦救會的批評！

她是婦救會的積極份子，但是她在災難面前不積極，她跟婆婆跟丈夫鬧得不和氣；而且，她還跟連全媳婦商量着逃荒。

春妮子對於這些批評有些不服，她埋怨人家摸不清她的痛苦；但她也不會因為受了批評

就乾脆不理那一套，仍舊稀里糊塗混下去；她這個慢慢囑強地站起來了的婦女，受了批評的刺激，特別是受了丈夫辦運輸的刺激，她自個就狠狠地定了一個什麼的決心。

第二天，祥保起了個大早。誰知道頭天晚上老吳給他說了些什麼來着？他起來後立刻打掃了院子，還把木犁和銚拿出去請人修理。吃過飯，祥保對娘說：

「我還得趕腳歇糧食去！歇個十趟八趟的，咱們的吃喝敢許有辦法。今個，還開會，還組織運輸組，還發貸款。」

他微微揚着臉，說話的神氣竟和過去苦着臉，低着頭，吞吞吐吐的情形不相同，竟敢隨便在娘面前出主意了。而且，隨後他又轉過身來，對着他老婆，盡量做出和氣，親切，似乎他們平日的感情就不壞一般：

「你呢？我說你……」

春妮子半扭過身子，打斷了丈夫的話：

「我學紡線，你不用管我！」他停了停，扯扯衣角，忽然把頭一抬，望望井台那面的光禿了的樹叢：「娘！我可就把紡車闔下來哩！」

「啊喲！」娘突然驚奇得快站立不穩，朦朧糊糊的眼珠子也突然亮了許多似地：「你還

有本領學紡線子呀？」

兒媳婦又猛地扭轉身，把手上扯着衣角一掣，撇着嘴：

「我學！」

「對！好！我……我來鬧紡車！」

祥保像被什麼歡喜鬧慌亂了，吞吐了半天，又在院裏轉了一圈，搜尋着什麼，後來才向牲口圈走去，去開那躺在圈頂上多年沒用過的紡車了。

「你鬧！你鬧！那物件呀！這是洋鬼子來的頭二年我使喚來着；這會鬧下來呀，咱村敢許還沒人會拾掇哩。」

「娘！你不是會拾掇麼？」兒子大胆地問着。

「我麼！我自小就手不離紡車的。這會麼，哼！我老眼昏花的……」
老太婆今天總是冷言冷語，句句話都像是要刺兒媳，激兒子：

「再說嘛！哼！好打算！從小不搖紡車把，靠這功夫學，抵啥事！」

兒子把紡車拿下來了，他嘻嘻笑着，似乎是盡量鼓起勇氣，把紡車放到娘身邊：

「娘！人家有榜樣，聽說就是頂不專心，半月二十天也能學會。學會啦，紡一斤綫子，就

是一大堆糧食哩！」

兒子又轉向媳婦：

「娘眼不抵事，我叫合作社給拾掇拾掇，你嘛……你盤算盤算吧！」

兒子走了，媳婦跟着也找幹部們商量去了。老太婆看着兒媳的背影，忽然覺得彷彿又得到個什麼報復的機會似的，不自覺的浮上股高興的心情。

第二天，春妮子拿回一架收拾好的紡車。她蹙了好半天氣，最後站在婆婆門外，愁臉對着井台邊的樹叢，開口問：

「娘！你教我吧！」

娘正在炕頭上弄破布片片，聽見問話，就不自覺地心跳起來，然而却仍是冷冷地回答：

「找你們婦救會吧！我可沒心事！」

兒媳臉上一陣燒紅，低下頭弄了好半天衣角。最後，從自己屋裏拿起四兩棉花，摺着紡車狠狠地出去了；她上村北大廟裏去。那裏，一羣青年婦女，每天早飯後就集合起來，在廟殿上太陽角落裏，讓紡車齊聲唱着。春妮子跨進廟門，婦女們正伴着紡車聲在喳喳叫鬧。

這裏有幾個是本來就會紡的，有幾個是剛學會的，有三四個比春妮子不過多學一兩天。

她們都紡的緯綫，從合作社領了棉花，四五天紡一斤綫，就去合作社領六塊綫工錢，她們這一羣裏面，有的已領到十來塊錢了。那個連全媳婦也在紡，她鬧得最響，人們不斷罵她：

「你紡多紡少可是爲的自個「體己」，咱們可是指望著吃飯咧！」

「啊喲！小組長批評我啦，不鬧了不鬧了，我得正經紡線哩！」她右手放開車把，用大姆指甲捏小姆甲尖向人們提了提：「誰再鬧就是這個！」

本來要平靜的人羣，又被這句話逗得吱噓地罵開了。

春妮子平日也愛夾在這種場合吵鬧的，今天她却很討厭這個場合。她想一天半天就學會，可是手不聽話。轉車把不能轉得太慢，也不能太快，抽綫更要很勻妥。當她右手把車把搖得平穩了時却發現左手停止了沒抽綫子，讓棉花在錠子上結個圪塔：她趕緊注意抽綫子了，然而又抽快了，綫斷了，費了半天勁看看要把綫子抽勻整了，忽然，右手又搖得不穩妥了……她狠狠心，硬蹙了半天，好了好了，成功了，可是，旁邊一陣笑鬧，又把她鬧翻了。

她急躁得要命，青白臉色蹙得血紅，出一身熱汗。

她憤憤地立起來叫了一聲「哎呀」，那個紡織小組長接看也嚷起來：

「別鬧了！看人們學也學不成的！」

人們剛要靜，一個小女孩跑進來了：

「這裏有人看你們來啦！」

人們突然地安靜下來，春妮子趕緊又坐下去接線，當她抬起頭來時，見到老吳跟區裏老何進來了。

「這會這麼靜，只聽見紡車聲！」老何頭一歪，笑着。

「咱們可老是這麼靜的，沒鬧過。」連全媳婦裝作很正經，却惹起年青婦女們「吃吃」的笑聲。老吳說：

「瞞了別人，算瞞不過我，哼！老是這麼靜呀，那才是變了天！」

「變天不變天的，反正是……」老何說着說着忽然不說了。他見春妮子兩手攪着膝蓋，低頭坐着，他轉向她：

「你這麼積極呀，春妮子？」

「學了老半天學不會，你們一打岔子，又把我剛接好的綫子弄斷了！」

廟殿上響起了哄哄的笑聲：高牆回應着，更加紅火。笑聲平息下來時，老吳說：

「春妮，咱們這就走，不打岔。可是咧，我看你還是回去紡去。你娘是老把式，跟他學

學，家又安靜的！」

老何也說：

「這可是實在話。叫你娘教教，不成問題，兩天就行。」他又把頭一至：「再說，順便

動員你娘也紡點線子呀！」

「她不肯教我，她也不樂意紡！」

「解釋說服呀！我說春妮，就這麼辦，不成問題！後嚮你別向這兒來了。」

人們雜亂地走的走，動工的動工了。春妮突然想起天氣快晌午，她走時婆婆還囑咐她回去作飯呢！她說一聲，回家去了。

後晌，春妮子沒上廟。她把紡車放到屋門口太陽地裏。自個盤住氣紡起來了。她是挺討厭獨自個沉悶的。然而這會她沒想到那，她一心只在兩隻手上面，一響不響地，險急得通紅，全身悶熱了，棉襖給汗黏住了，她並不知道；而且，她腦子裏這會是什麼也沒有。

婆婆不時從炕頭爬到窗台上，從窗口伸出半個頭偷偷地瞅着她，看着她斷了又接，剛接好又斷了的動作，嘴唇皮不住地一張一合，似乎很舒服。

婆婆從窗口偷看了一次二次三次四次，漸漸地，不知道爲什麼，婆婆的舒服勁一陣又一

陣的減少了。她希望媳婦再來請教她，媳婦沒有；婆婆以為媳婦那股急性子脾氣，鬧半天接縫斷縫，準會不耐煩，會扭過身子瞎嚷的，媳婦却也沒有，一直很安靜，不聲不響，婆婆漸漸失望，婆婆彷彿覺得兒媳有些可憐了……

第二天，失望使得婆婆在屋子裏蹙不住了，婆婆時不時走出去，故意咳嗽聲，鬧個響動，在太陽地裏坐半天；吃飯的時候，也問個一句半句的，說說「學好了吧！」而且第三天，婆婆竟是不時走到紡車周圍故看看，說不定還叨叨個什麼：

「喲！學得不賴呀！……」沒說完，又往屋子裏晃過去：「哼！到底生手，快一下慢一下的，抽綫不利落……」

過一會，又出來了，亂叨叨着什麼兩手並且還發急地亂搓着：

「我作閨女那功夫，是七歲學捻綫，十歲上就學搖車子啦！哼！那功夫呀！搖錯了一下就挨打哩！」說着說着，又擰進屋子裏去了：「婦女們學個把式的，那有這麼自在！高興就學學，不高興就懶着不幹活，還要強個嘴，發個脾氣的……哼！」

亂叨叨得到的回響，仍舊是「嗚噫——嗚噫」的聲音。不一會，老太婆出來了，這回她竟逼近紡車，東瞧瞧西看看，說着這架紡車的歷史：說那裏斷過；是怎麼斷的；

說她才是吃盡苦頭，有一會小脚被車底板壓着，痛得三天動彈不得……。最後，她竟會拿起一根棉花條又來了！這使得兒媳婦猛地抬起頭來，只見婆婆把棉花條放在手上搓揉着，並且說：「這也行嗎？太大，不勻，出綫準出不利落！哼！要是我當閨女那功夫搓出這麼個條子呀！準會挨……」

「娘！你不教我嘛！我不會，怪誰們！」

兒媳打斷了娘的話，竟平靜地帶着埋怨和乞憐的口氣說了這麼一句。娘本來沒料到兒媳會說什麼的，這麼說，竟使她發了慌，她回答不出。兒媳臉紅了紅，低下頭去，似乎感到心頭一陣歡喜。等到娘回復平靜時，娘發現兒媳的棉花條就只剩她剛拿過的一根了，旁邊，有幾捲粗細不勻的綫放着……兒媳的半斤棉花是紡完了。

五

祥保又回來了。祥保這回比上回變得更大，滿頭大汗，興沖沖地，一回來就對娘說，這回賺了半斗多玉菱，還打了一塊錢的鹽。轉過身，他又滿神氣笑着走過去，拿過媳婦紡的線子，提笑着起來：

「哈哈，這可不強哩！」

「不強又怎麼，看下回！」媳婦半扭過身子，臉紅了。祥保沒注意這些，又跑過去，從衣袋裏掏出七毛毛票，遞給娘：

「這是剩下的！」

娘不知道爲什麼，挺沒勁勢，接過錢，心跳得厲害，臉上却還是冷冷地，兩手發急地亂搓着，一句話也不說，就進屋裏去了。祥保跟進去，鼓足勇氣嬉笑着說：

「娘！明啦！我趕兩個驢去，道兒熟了，多趕幾個多賺點，到臘月，敢許牽條驢回來哩！」

第二天，祥保和春妮子都起了個大早，春妮子去領了錢，合作社勉強收下了錢子，給了個三等工錢三塊錢，她領回來一斤棉花，打算三天紡完。祥保開過運輸小組會回來，把修理好的犁和鐵銼都拿回來了。這功夫，太陽老高，春妮子作好了飯，婆婆才起來。婆婆今天比那一天也起得遲，一起來，就叫住兒子：

「這功夫，咱們家是不成了：驢也沒，吃喝嘛，餓了一大晌，這幾天你們勁頭這麼大，也只鬧着喝糊糊，我說，」她坐到門眼上，兩手發急地亂搓着：「我嘛！老啦，啥也幹不

成，可是咧，沒法，我也得幹幹了。要不，我這活棺材呀，老了還敢許睡不上板子哩！」

兒子和媳婦都楞住了，鬧不清怎麼回事。

「再說，以前嘛，我只說，還不是娘們鬧着玩的；這會，大夥都把紡綫當個正經事，我這活棺材，也得掙着幹了，春妮子，紡車讓我紡吧！你……你另想法去……」

兒子和媳婦彷彿突然見到娘那驢驢的眼睛睜開了，而且射出光來了。兒子，兒媳不自覺地偶然地對望了一眼，想不到兩個人都不敢說的主意，竟無意中辦到了。兒子慌忙無意地拿起那個剛修好的銹，連飯也不吃，就往外走。

「行！我到合作社給開一輛子去！」

兒媳也忘了把鍋蓋蓋上，跟着往外走。

「娘！我……我給你領花去！」走到那缺牆口，又扭回來了：「呵！不……這一斤花，一斤，先紡吧，我也……也紡……」

從此，井台邊不遠的祥保家，成天就有兩輛車子轉着，響着，到井上打水的人們，誰也覺得奇怪，誰也得聽一聽，很多小孩子都跑進來看。然而，辦成了的事情，是實在沒什麼奇怪了。

婆婆在自個炕上紡，後來兒媳也自動地搬去了。她不時偷望婆婆熟練的動作，左手就像把一根長線隨便拉長，然後又滾到錠子上似的。而兒媳呢？看看自己，自己多笨！自己是拿着棉花條，硬抽出來的線子！於是，兒媳更專心的捉摸着，他的不大健康的臉上。差不多是整天變得燒紅，婆婆都那麼專心呀！真個像在比賽哩！

紡着紡着，兒媳進步很快，於是無形中的比賽也加深了，她們誰也不敢落後，兒媳到底沒婆婆熟練，但是兒媳晚上也幹開了，她打開了別人，上北坡去拔了點叫「年年娃」的野草，點到炕頭上，真紡到眼皮睜不開才躺下。兒媳幹的事，娘一聽就聽清了，於是第二天晚上，也像白天一樣，兩個人同在一個炕上紡了：兩人把紡車對面放着，「年年娃」點在兩個紡車中間。頭天晚上，兒媳獨自個紡着時，「年年娃」火光並不強，而且常滅，今晚，兩輛對面紡着的紡車，搖出的小風浪恰恰是向兩個反對方向吹去；於是，「年年娃」亮得多，也不會熄滅了。

紡着紡着，從白天到黑夜、到白天，婆婆是那麼着，而兒媳漸漸覺得有些悶得慌了。她去大廟裏看看，大廟裏比以前好得多，人們都組織起來，休息的功夫都歇着，唱唱笑笑，工作的功夫都專心搖着紡車，不那麼亂哄哄了。她很想到廟裏紡去，可是幹部們不叫她去，她

成天閉着個嘴，比較熟練地抽着線，慢慢地已經不感到憋得慌，青白的臉也不再整天憋得燒紅了，耳朵也忽然常常注意着外面的響動：井台邊的打水聲，談話聲，女人的洗衣服的聲音，都勾引她，她想出去看看，透一口氣，只是一股什麼勁把她壓下去了。

紡着紡着，婆婆還常常敲着嘴，兩片嘴唇皮一張一合，嘀咕着什麼，而且說出話來，是對着兒媳說話了：

「婦女們嚇，就得成天待在家，紡綫啦，咱底子啦，什麼成天開會啦，鬧這鬧那的，瘋婆子一樣，那可成什麼話呀？」

婆婆有時把車子向後一退，滾線滾上錠子時，偶然也停下來搓搓手。

「這會叫大夥都紡綫子，可正該着這麼辦，這才是正事嘛！」

春妮子不停地紡着，好像沒心聽婆婆說，却句句聽進了耳朵。她感到一陣歡喜：喜的是婆婆從來沒有這麼心平氣和地對她說過話，可是她又感到一陣老大不高興：不高興的是婆婆又來了封建的管教，難道就要把個婦女成天憋着，直憋到老憋到死，還是紡綫呀咱底子麼？婆婆這回是指着兒媳說了：

「春妮子！我說，你要聽話，紡個線呀，顧顧家的；雖說世道不同，可到底有個分寸，

婦女們，還不是燒飯抱孩子闖家裏活！誰們不都是這麼過來的？」

婆婆鼓了鼓嘴，啣了半天，並且向兒媳斜射過一眼；兒媳有些慌張了，忙連聲回說：

「嗯！……對嘛！……對……」

「是嘛！你可得聽話嘛！我眼看入土的活棺材啦！好歹還不是爲的個你們？」

「呢……對……」

兒媳一連聲回說：線子也快紡不成，剛接起又斷了。當兩輛車子又平靜地「嗚嗚……嗚

嗚……」叫着時，兒媳心跳得很厲害，她也說開了：

「從今後呀！我可得正經紡綫子哩！」

婆婆也哼哈哈地應着，嘴脣皮一張一合，兒媳又說：

「娘！你可得正經教我呀！這會我紡的還是够不上頭等綫子。」

兒媳忽然臉上變得要命，心跳得更厲害，她不知道要怎麼個拐彎子說出要說的話，就乾

脆直統統地說出來了：

「聽合作社人們說，咱村還是人們把綫子浸浸水，拿去繅的；有的二斤就要重三四兩

哩！娘，你說……」

兒媳不知道要怎麼說了。婆婆聽着兒媳的話，本來一片歡喜的，這功夫腦袋忽然要開花，火星直冒，從來很少斷過的線，却剛接上又斷了。兒媳這話不明明說的是她麼？她第三回繳綾子時，就把一捲綾浸上了水，外面再捲了些乾線，叫兒媳繳去的。這綾子，合作社收了，但是後來查出來了。幹部們決定叫春妮子把這種搗鬼行為向她婆婆揭穿。如果以後再搗鬼，就要賠償棉花了。春妮子對於這個任務，作難了兩次，今天，才說出來。當她見到婆婆慌亂了時，她心頭一緊，什麼也不管了。

「合作社在查哩！說是下回要這麼着，就要賠花，還要……」

還要什麼呢？還要「鬥爭」！但是春妮子沒有說出口。她見婆婆把車一丟，爬下炕出去了。一會，婆婆從廁所裏回來，屋子裏才一片安靜。兒媳覺得再不能開口說什麼了，而婆婆却想着：她的花樣還沒有供出來呢，就鬧了賠花呀什麼的，還讓兒媳纏濁子說她……哼！她決定以後不搗鬼，不玩花樣了。她氣憤憤地想着：光憑我這把式，我就不鬧花樣，不也比你們青年媳婦們強麼？哼！看吧！往後看吧！

六

往後看，是婆婆不開花樣了，加緊幹着，三四天就紡出一斤綫子，而且還得頭等工錢；媳婦也能四天紡一斤，却還趕不上頭等。婆婆慢慢地彷彿又恢復了過去的態度，嘮叨很多，說兒媳長進不快，埋怨兒媳手脚粗，紡來紡去還紡不出上好綫子。媳婦也恢復了一些過去的態度，總覺得婆婆還是不順眼，地並且特別討厭這股悶勁，更奇怪的是，她看着丈夫近來的勁頭，完全變了個樣子的勁頭，她歡喜然而她也覺得更討……不過，她也實在感到自己的地位了，她想着婆婆近來的幹勁，特別看看丈夫的奔波，知道如果自己再不好好盤算是不行的了：這麼着，就使得她的矛盾日益深重。

日子過得快，一家子紡着紡着，祥保來回跑着，而祥保又回來了。他這回是同老吳一同來的，他滿頭大汗，一進破牆缺口，就把肩上的麻布口袋，往灶台邊丟了，擦擦汗，對媳婦說：

「撈點乾飯吃吃！今個……今個，臘八啦！」

說完，匆忙中望了媳婦一眼，就同老吳上他屋裏去了。他們是來算賬的！他們的運輸事業，還有幾趟賬沒有算清。同時，老吳還要叫祥保參加最近區裏給組織的一個運輸大隊，走趙涼路，辦一回大運銷去。老吳說：

「路是遠點子，也得多受點罪，可是咧，你要是趕了這趟，說不定就能牽條驢啦！」

「牽驢不牽驢的，老吳！」祥保擦了擦汗：「往後你可放心！我這會可知道了，莊稼主日子就靠自個幹，會打算。你說，這會政府好，辦公事的好，咱們不費勁幹活還行嗎？」

「那你決定了嗎？」老吳手向後一指，回轉頭，彷彿就是叫祥保去他手指着的方向似地，祥保立起來了。

「怎麼不去？我說，往後你放心，以前那功夫，一個勁糊塗，這會我算開明白了。老吳，我……我說，往後有什麼工作，你叫我就是！再不用什麼說服動員啦！」

「哈哈！這就行！往後看你吧！」老吳立起來往外走了。出了屋門，他轉過這邊屋子看了看沉默着搖紡車的兩個：

「老把式到底可強哩！」

老把式沒說什麼，春妮子却低頭笑了。老吳走近一步對春妮子說：

「我說你也不賴，你比她們啦，」他指指北面，彷彿就說明了大廟裏那些人們似地：「敢許強哩！呃，春妮子，聽說區裏又佈置婦女生產哩！你趕着紡幾斤花，該拾掇下地吧！」

「我那一年沒下過地？」

「是囉！我沒說你浮下過地，是叫你拾掇準備囉！」老吳又打趣地轉向老太婆：「兒媳這麼強嘴呀！婆婆不管教管教？哈哈……」

老吳笑着走了。春妮子望望一陣臉紅，丟了紡車作飯去。祥保忙進忙出的，給挑了一担水，又抱了一捆柴火，還要坐下燒火去；媳婦推開了他，他才在院裏走了走，看了看木犁又看了看鏟，還把牲口圈裏的食槽摸弄了半天，把舊鞍子架子又播弄了兩下，像要準備套牲口似地。他忙了半天，才坐門限上，抽起一枝煙，他今天抽的是邊區造的煙捲，八毛錢一包的好煙捲。他娘在房子裏看見了楞楞地望半天，他沒注意，他慢慢踱到牆缺口外去了。

他在牆外面，望着台井，望着快天黑的夜色，望着那一片無邊的好地，不自覺地忽然像見到了綠油油的一片好莊稼，像見到了井台邊大香椿樹發着香味，忽然就是大槐樹黃花紛紛飄落，揪樹葉烏油油的發亮。於是當一陣輕風吹過，樹葉擠碰着亂響，槐花飄落到他身上，綠油油的莊稼也擠着打着，麥子一天天長大，棒子殼子黃黃的……而沙灘那面，他那幾顆棗樹，也都結滿了紅溜溜的甜棗了。……

祥保丟掉了煙捲頭，猛想起老吳給他說過不止一次的話，他今天懂得了那些話了。他今天才算知道了。莊稼主只要會打算，總不會受窮，只會一天天興旺；只要生產好吃得飽穿得

暖，他這家庭也不會成天鬧嘴吵架的；只要自己挺起腰板好好幹，他並不會沒出息，他也不再會怕這怕那地左右作難。他還想差邊罵呀，民主呀，想着鬼子活不長久啦……他是一片歡喜，他於今是要好好持攆起這個家業，他要成爲家庭的骨幹，他自作自受，左右作難的歷史，是應當過去了。

飯作好了，忽然他見到他娘顫動着小腳從外面回來了。娘是什麼時候出去的呢？娘還打了兩塊豆腐回來！他吃驚了。

「今個臘八啦！你不是得出去一趟麼？咱們也吃一頓吧。」娘把豆腐放在灶台上，對兒媳說：「多放點鹹鹽吧！春妮子！」

春妮子差不多是昏頭昏腦了！厲害的婆婆呀！當她扭過頭去時，她見到丈夫有說有笑在對娘說着什麼運輸呀，播種呀，牽驢呀，這更使她發暈了。從小就積下仇的丈夫呵……春妮子覺得自己什麼離婚呀，鬥爭呀，反對封建呀都破滅了；她只有忍着悶氣，真個好好幹勁，重新過個更新的光景了。

看雲彩像要下雪，天色黑透了。老太婆的屋子裏，「年年娃」又點起來。井台邊一陣打水聲過去，村裏又是什麼聲響起來了：那聲音就像正對春妮子說的，那是一首什麼歌，一首

教訓春妮子的歌：

「紡車兒嗡嗡響，

它陪着我把紡綫的歌兒唱。

一邊唱，一邊紡，

紡得綫兒好，紡得綫兒強。

紡得綫兒結實又白光，

做個生產中的模範姐姐，

人人贊我力量強……

可是，今晚春妮子不模範：她沒有開夜工紡綫，她婆婆也催她早睡，她還想紡點花，她婆婆就把『年年娃』滅了，自個睡了，她也只得回屋裏睡去。平常，當她開夜工時，一上炕，丈夫早打酣睡了：今天睡得早，丈夫還沒睡熟。她慢慢脫了衣服，鑽進被筒，丈夫却同她靠近來，她也不自覺的靠近去，彷彿她們從來的感情就是很好的……。

外面，像要下雪的雲彩不知跑到那裏去了。半圓的月亮在清冷的天空游動，像沉在涼水裏的一面鏡子。鏡子透過井台邊大樹的秃枝，照亮這缺牆裏面的院子，又從窻洞裏照亮這院子裏的兩間北屋。另一間北屋裏一個老太婆躺了半天，大概是因爲今夜睡得太早了吧！睡不熟，她嘴唇一張一合地微動着，沒說出什麼話來，只是她忽然睜了眼睛望望月亮，望望隔門堵兩間北屋的那堵土牆，她想着：她該抱孫兒了。



編主復而周

北方文叢

第一輯

八月的鄉村（長篇）蕭軍
滹沱河流域（長篇）馬加
黎明的閃礫（中篇）劉白羽
李勇大擺地雷陣（短篇）邵子南
邊區人物風光（報告）丁玲
新的一代（報告）荒煤
回憶延安（散文）何其芳
吳滿有（長詩）艾青
子弟兵（話劇）周而復
表現新的群衆的時代（論文）周揚

第二輯

洋鐵桶的故事（長篇）柯藍
李有才板話（中篇）趙樹理
茅山下（中篇）東平
高原短曲（短篇）周而復
劉巧圓圓（說書）韓起祥
潞安風物（報告）吳伯簫
荷花淀（散文）孫犁
王貴與李香香（長詩）李季
三打祝家莊（平劇）任桂林
繹新民主主義的文學（論文）艾青





北方文叢

第三輯

李家莊的變遷（長篇） 趙樹理
 紅旗呼啦啦（中篇） 柯藍
 翻身的年月（中篇） 周而復
 我的兩家房東（短篇） 康濯
 犧牲者（短篇） 柳青
 四十八天（報告） 陳祖武
 人民英雄劉志丹（唱本） 孔厥
 白毛女（秧歌） 賀敬之等
 追上梁山（平劇） 集體創作
 同志你走錯了路（話劇） 陳波兒
 陳波兒
 兄明

我的兩家房東

著者 康濯

主編人 周而復

發行所 海洋書屋

香港堅道一三五號地下

經售 各大書店

有著作權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出版

0001 — 2000



大



承印

HK \$ 1.40